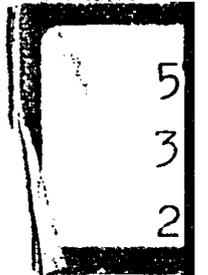


世界赤禍之源泉

俄國東方政策

578 48

353-7



◎本會已出版書目

湖北人民血淚書

兩湖赤禍記

江西紅禍

俄民泣血記

猶太人之陰謀

湖北赤禍痛史

警告商人

喚醒新青年

工人之友

哀我農民

赤禍源流談

廣東赤政府下之工會

廣東赤禍錄

蘇俄的侵略手段和共產主義的流毒

赤俄酷吏傳

以上各書已經印就如蒙

索閱立即奉寄不取分文

◎本會待印書目

國際猶太（新譯）

赤俄之傀儡

赤俄之血史（新譯）

桁楊下之烏托邦（新譯）

留俄紀實（新譯）

繪圖新俄回想錄（節本白話體）

軍人鑑

中國近代外交概要

中國田制沿革考

326.8
453



3 0617 2190 2

世界赤
禍源泉

俄國東方政策序

Little Hoover

世之亡人國家者 或假兵力 或挾經濟 英之於印度 法
之於安南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其他各國之於其殖民
地 亦靡不如是 而今者則愈演而愈奇 愈進而愈慘 竟
有假主義以亡人國者 夫假兵力者 據其土地耳 而人民
之生計自若也 挾經濟者 吸其資財耳 而人民之性靈自
若也 至假主義者 則並其生計而絕之 性靈而昧之 毀
其宗教 滅其倫彝 凡所以淑世淑民之具 悉殄滅之無遺
莊子曰 哀莫大於心死 而身死次之 土地雖失 可以
復得也 資財雖喪 可以復獲也 而人心之死 則不可復

生也 此孟子闢楊墨距邪說之功 所以不在禹下也 今蘇俄襲其先世大彼得統一世界之雄圖 而易之以主義亡人國家 使全世界之人 自相殘賊 而已坐收其利 初試其技於歐洲德意志意大利諸邦 而遭失敗 再試於近東土耳其阿富汗波斯諸邦 而遭屏斥 不得已乃試諸草昧未開之外蒙 蒙人不悟 受其催眠 不數年而仇其宗國 棄其室家 毀其宗教 滅其天常 是非特土地資財 非其所有 人心亦與之同化 已足哀矣 不意爲外蒙之續者 竟爲立國數千年 素稱禮義之邦之我國 近如閩粵鄂贛諸省 寢淫而受其蠱惑者 如入陷阱而莫之救 嗚呼痛哉 本會以距

邪說 正人心 救宗邦 禦外寇 爲宗旨 爰將日人布施
勝治所著世界赤禍之源泉（原名俄國東方政策）一書譯之
獻諸國人 俾國人曉然於蘇俄殘賊世界之陰謀 而共圖
免於危亡之至計也

俄國東方政策 序

四

序

此書爲日人布施勝治新著 去年十二月十日方出版 叙述
俄人東方政策及種種陰謀 甚爲詳盡 由近東中東以至遠
東 皆同一步驟 而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三國 卒能排除赤
化 足爲中國之警鐘 惟中國外蒙 現已爲俄人暗據 國
人宜起而注意 原書十八章 第十四章後 則雜叙中國近
事 及日本對此現狀之態度 皆非譯書者宗旨所在 故譯
至十三章爲止 此十三章 皆俄人東方政策 國人閱之
當知我國近數年來變亂頻仍 此其中實有操縱之者 可恍
然悟也

俄國東方政策 序

民國十六年一月譯者序於北京

三

世界赤禍
源泉

俄國東方政策目錄

第一章 六年前游俄之回顧

第二章 布爾希維克之二大標榜

第三章 蘇俄民族政策

第四章 聯邦內東洋民族之自治政治

第五章 俄領亞細亞文化之復興

第六章 土耳其革命與俄羅斯

第七章 波斯之英俄角逐

第八章 阿富汗之對英奮鬥

第九章 印度革命之失敗

第十章 蒙古之赤化

第十一章 赤化運動漩渦中之北京

第十二章 廣東與莫斯科

第十三章 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

世界赤
禍源泉

俄國東方政策

第一章 六年前游俄之回顧

列甯之談話西洋在東洋掘穴自埋 莫斯科外賓宿舍生活 集於
列甯旗下東洋革命志士 最初之東洋民族大會 世界革命強襲
之失敗

六年前 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 余在莫斯科 訪列甯於克萊穆林官
舍 聞列甯之談話 實列甯最初與日本新聞記者共語 現列甯博物
館 已將此談話蒐集於列甯研究資料內 載於莫斯科最近發刊之列
甯與東洋一書 目今東洋赤化之聲 日益騰上 迴憶此次談話 殊
有深切之感想 當時余問列甯 東洋與西洋 共產機會 何處最
多 列甯答曰 真正之共產主義 今日西洋 自易成功 惟西洋列

強 榨取東洋弱小之國 以增益自家之富 同時又武裝東洋殖民地 使之爲兵 西洋將在東洋 自掘穴而自理之 其後列甯志未及半 即病逝 今在莫斯科赤色廣場靈廟中 爲木乃伊 六年後之今日 追想其語 不能不推爲列甯預言之 一 列甯謂東洋殖民地之武裝 及西洋埋於東洋之穴 此二語 其意何居 蓋歐洲大戰之末期 歐洲列強 窮於補充兵力之途 遂在殖民地 募集有色兵 英國在 印度 法國在麼洛哥 及印度支那 編成殖民地軍 訓練之 引出於歐洲戰場 在歐洲戰場 白色人種之同志戰爭 東洋有色人種 於無意中得參加之 其後此等有色軍 從歐洲戰場歸其故國 遂 對其壓制國 作反抗運動之急先鋒 且英國允許印度 參加歐戰之 報酬 爲印度自治 又躊躇不能實行 一九一九年 至一九二一年

印度對英反抗運動之大動亂 遂頻頻發生 又最近摩洛哥叛亂
二年餘 法蘭西與西班牙之聯合軍 加以鎮壓 阿非利加土民 以
孤軍與之奮鬥 吐氣如虹 又實如列甯所言 歐洲列強自武裝印度
人摩洛哥人 使之爲兵 無理參加歐洲戰場 最爲失策 且歐洲列
強 開發殖民地之產業 建築鐵道 興起各種工場 工業之勃興
則勞働階級之勢力 自必隨之而增進 印度之現狀 此例最爲顯著
英國投資本於印度 使印度各都市 烟突林立 此烟突所吹出煤
烟之下 無數之勞働者 逐日增加 印度動亂之機 立於前線者
即此等無數勞働階級 列甯所言西洋在東洋 自掘穴而自埋之 即
指此也 殖民地之外 向在歐洲列強領屬狀態之下者 如土耳其波
斯阿富汗諸被壓制國 亦於歐戰後 對歐洲列強 羣起反抗 對英

國尤甚 巨數年間之奮鬥 現已恢復其獨立 至中國反對帝國主義 慶棄不平等條約 種種排外運動 近已如火之燎原 使歐美列強當局 焦心苦慮 日籌應付之策 列甯所望之西洋赤化 前途尙甚遼遠 而歐洲列強 在東洋之勢力 實已如下坂之石 列甯所言 確爲目前之事實

一九二〇年之游俄 余記憶中 有一深刻之印象 即當時莫斯科赤色旅舍之生活 六年前之莫斯科 與今日情形不同 所有舊制度 悉被破壞 極端勵行無理之共產制度 以資本主義營業之旅館 無一家開業 外國來客 由勞農外部專屬之赤色旅舍招待之 余之所居 間有二三西洋人 其主要純爲東洋諸國之來客 管理人爲軍隊上之共產黨員 門前有佩劍之兵士 立以護衛 余之抵莫斯科也

間前數日阿富汗之特使 即屬於此宿舍 余之鄰室 尙有此特使隨員二人 留此未去 又鄰室爲印度人 對室爲布哈刺人 喬爾治人 出於廊下 行於食堂 黑髮黑眸之黃色人最多 此外即黑色人也 來此赤俄黃色之旅客 與黑色之旅客同宿 有意外之感 當時在莫斯科 滯留二月 旅舍生活中 頗增益余之智識 余與列寧旗下許久東洋各國革命志士 得因此相遇 余之來俄 代表非社會主義之新聞記者 與彼等全異其分子 且當時因尼港事件 莫斯科當局之對日感情 極端惡化 余未感覺何等影響 或謂余曰 此中或有特殊辦法 亦未可知 蓋同居有朝鮮之共產黨員 又有蘇俄之學生 或以監視之眼光 暗中伺察 惟余入俄 曾有一條件 即新聞記者之職務 不得干涉 故對余之行動 不加妨害 當局之訪問 資

料之蒐集 且與以種種便利 更與同宿之東洋各國來客 朝夕相見 遂得聞彼等之抱負與計畫 即東洋革命之陰謀 並從鄰室之阿富汗特使隨員 得聞蘇俄政府與阿富汗之關係及兩國之印度革命計畫 實增余最強之興味

一夕 有一印度人來訪 是爲印度革命志士波爾克次拉氏 謂余曰 我等印度革命志士 最初希望日本援助 爲印度革命畫策 余當赴日本 訪大隈侯 及其他名士 百方奔走 冀得日本之力 惟日本受拘束於英日同盟 非但不能援助印度革命 且須扶持英國 負鎮壓印度革命之義務 我等之企圖 遂全歸失敗 今我等轉換方向 來蘇俄 乞列寧之援助 得遂我等之初志 此宿舍中 又有高加索著名之共產黨首領納利瑪諾夫 亦同居於此 當時其故國高加索

已爲英軍所奪 陷於失意之境 余今日追憶 猶記每日旅舍廊下
之片隅 兀坐沉思 納利瑪諾夫之風貌 如在目前 彼之顏色 或
欣愉 或陰鬱 因高加索之戰報 逐日而異 是時高加索之巴克市
向爲石油之寶藏 已入英軍之手 引喬爾治軍與赤軍戰 一日旅
舍中 忽不見納利瑪諾夫之踪影 未幾 巴克市奪還之捷報 喧傳
於莫斯科 納利瑪諾夫已隨此捷報 返於故國 遂成立高加索共和
國 自爲蘇維埃議長 其後加入蘇俄聯邦 一躍而爲蘇維埃聯邦中
央執行委員長 即勞農大總統 不幸於前年在最得意時病歿 上年
余游莫斯科 彼已在赤色廣場列寧靈廟旁靜眠於新墓標之下
余在一九二〇年 滯留莫斯科旅舍 既對於蘇俄政府與東洋各國革
命運動之關係 得多少智識 當時余卽知列寧東洋革命計畫 逆料

蘇俄革命 將向東洋大展其勢力 莫斯科非但爲蘇俄革命之首府 且將爲土耳其波斯印度及中國等革命運動之策源地 布爾希維克必握東洋民族獨立運動之牛耳 余有此極強之印象 特於蘇俄東洋政策 以甚深興味 加意研究 其動機實在一九二〇年 旅居莫斯科 與東洋革命志士同宿之日

是年余卽離莫斯科 歸於日本 未幾 即聞此等東洋革命志士共產黨領袖等 咸赴巴克 九月一日 在巴克開最初之東洋民族大會 此大會中 有蘇俄 土耳其 中國 印度 波斯 阿富汗 希瓦 布哈刺 阿美尼亞 阿塞倍疆 喬爾治等 三十餘種東洋民族代表 列席 其中土耳其之安烏埃爾氏 亦加入 開會之初 高加索蘇維埃政府首相納利瑪諾夫主席 致開會詞 其演說大旨 謂人類搖籃

地之古東洋 今從永久屈辱中 冀回復勃興之氣運 東洋諸國 脫却歐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羈絆 復得自由 爲日已近 我等一齊覺醒 互相提携 努力協進 歐美之勞働者 其以同胞之好意 與以助力 演說既終 即有金諾威埃夫 代表第三國際 起立演說 大聲疾呼 謂英國以波斯爲奴隸 以美索波塔米亞及阿拉伯爲其殖民地 使其人民陷於飢餓 在埃及之暴虐 比舊王時代尤甚 在中國以鴉片毒其人民 吾等先對英國宣戰 求最後之勝利 無論歷時久遠 決不終止 當時會場上博得采聲甚衆 萬掌如雷 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各代表 亦皆全體一致 表示對英國極端之反感 高唱對抗英國 與蘇俄政府提携 土耳其之安烏埃爾 又極力慫恿是等諸國 與蘇俄同盟 在此大會 遂推列賓 杜洛斯基 金諾威埃

夫司他林 拉德克等 爲名譽會長 任命東洋宣傳常設委員二十
五名 蘇俄政府之東洋赤化政策 實在巴克之最初東洋民族大會開
其端 參加大會之各民族 既與蘇俄提携 對歐美列強之帝國主義
尤注重於英國 開始反抗之運動

一九二〇年春間 余在莫斯科 蘇俄有一大事發生 卽蘇俄政府布
告與波蘭宣戰是也 當時世界大戰甫停 歐洲諸國 變亂頻繁 世
人咸注意俄波戰爭 此戰爭實爲列強一代革命史上 重大事件 論
共產黨世界政策 此戰爭實無可避免 當時乘此宣戰機會 在莫斯
科國立大劇場 開蘇維埃臨時大會 余亦往旁聽 列寧演說 謂事
已至于戈以上 無所躡躑 雖全體犧牲 亦所不惜 必求最後之勝
利 當踞地作獅子吼 杜洛斯基演說 亦謂全世界在協商列強外

使一知蘇俄之實力 一時情狀 非常緊張 其時蘇俄革命後 狀態
尚在混亂中 且國內反革命派 亦甫經平定 實無對外之餘力 世
人多謂此次宣戰 出於杜洛斯基及其部下功名心熱 然至最近杜洛
斯基著書 發表此中革命秘史 方知攻擊波蘭之主動者 非急功近
名之杜洛斯基 實深謀遠慮之列寧 卽一九二〇年 赤色軍侵入波
蘭 非僅以攻略瓦薩爲目的 實列寧試行世界革命之動機 列寧意
中 以爲波蘭赤化 則鄰近之德意志 亦必赤化 德意志入於我手
則歐洲亦必歸我 世界革命之成功 可以保證 欲乘歐洲未脫離
戰後混亂狀態 一氣呵成 以紅手染盡世界 實列寧一生極放膽之
陰謀 當時列寧何故急於世界革命 又何故匆遽如此 此中亦有相
當理由 蓋共產黨十月革命成功 建立蘇維埃政府 欲使其基礎鞏

固 不得不延長革命 波及全世界 其根據則在深信資本主義之列
強 將以全力破壞蘇俄 卽資本主義國 與社會主義國 不能兩立
非前者白化後者 卽後者赤化前者 二者必居其一 赤白兩立不
可能 是馬克思之原則 故冒大險向世界革命目標猛進 且當革命
之初 四圍形勢 已照馬克思之原則 次第實現 卽蘇俄赤化後
各國羣起反對 逕以武力干涉 所謂二十四國白色聯軍 四面包圍
蘇俄政府十月革命 所得之勞農天下 忽陷於危境 赤化之蘇俄
且將白化 故列甯等以爲革命開端 不能止防守俄國 直須移防
勢而取攻勢 進行世界赤化 在各國散布宣傳費 又鞭撻疲弊之國
民 向世界強襲 按當時俄國情形 宜棄內亂平定 告一段落 退
而休養國力 乃不顧一切 強迫國民 從事新戰爭 且多數兵士

亦不知世界革命之標語 眞可謂妄誕之至 果也俄波戰爭開後 最
初三四月間 赤色軍頗占優勢 其後法國派道威幹將軍 率領波蘭
軍 大加逆擊 布丁雷騎兵先潰 馴至赤色軍總退却 杜洛斯基苦
心經營之赤色軍 遂慘敗於世界革命之途 蘇俄自身 亦陷於非常
危急之狀態

第二章 布爾希維克之二大標榜

列甯之二大失策 革命之戰略的退却 資本主義之安定 赤俄
白化說 世界列國之五六反目 赤白兩立不可能論 帝國主義
之正面與背面 西守東進策

列甯當十月革命後 以余觀察 實有二大失敗 一爲俄國以農業立
國 即實行共產制度 一爲強襲革命 欲一氣呵成世界赤化 此二

者均歸挫折 列甯在馬克思主義中 最能了解 又最敢大膽試行 然詳考列甯事蹟 有時拘泥馬克思主義之原則 過重理想 又有時拋棄馬克思主義之原則 走入歧途 即如農業國之俄羅斯 遽行共產制度 實違背馬克思原則 所謂共產制度 非產業最發達之國不能實現 乃全然反抗而猛進 至世界革命 又深信馬克思原則 所謂一國行社會主義 不得永續 必全世界赤化 方能保證其成功 遂又想一氣呵成 將蘇俄革命延長全世界 然二者均事與願違 農業國之共產化 既頓挫於半途 世界革命之強襲 亦終不能達 經此二大失敗 列甯對內對外 乃決行大退却 一方在國內 以新經濟政策之名 對農民讓步 使一部分資本主義制度復活 一方對國外則中止戰爭 停事宣傳 與各國講和平之交涉 但列甯之退

却 名爲戰略的退却 雖因時勢壓迫 無可如何 實決非共產主義之兜轉 目前維持實力 一有機會 必再取攻勢 捲土重來 當退却時 激勵黨員 力挽頹勢 支持蘇維埃政權 圖共產黨之結束 其後數年間 繼續不變 內則各種經濟組織 漸回轉資本制度 外則與各國恢復國交 赤色蘇俄漸漸退色 最近二三年間 列甯歿後 且盛傳赤俄白化說 決非偶然 至主張此說者 則謂布爾希維克在瓦薩城下受懲創 已拋棄世界革命之標語 嗣後即與各國和平 即是世界赤化之野心 已經斷念之証據 且其國內撤廢共產制度 即是投降資本主義 近年來 赤俄白化 非但局外者如此推測 即布爾希維克之黨員 對於世界革命之標榜 亦漸懷疑失望 內則新經濟政策擴張 外則各國國交恢復 布爾希維克 已成桃花色 逐

日顯著

二三年來 更促成布爾希維克軟派退色者 是資本主義之安定 歐洲列強 至最近時 大戰後之瘡痍已復 非但英法比等戰勝國如此 即戰敗之德國 逐亦將暴落之馬克 漸整理 殆恢復戰前之狀態 軟派之布爾希維克 對此現象 益抱悲觀 以爲歐洲大戰混亂時代 世界革命之猛進 尙歸失敗 現值列強資本主義安定 更不能操勝算 蘇俄維埃革命 恐爲資本主義列強所壓倒 亦未可知 軟派中極端者 更見英美提携 兩大資本主義國接近 列強必益增鞏固 世界革命 恐成泡影 共產黨宜退而講防禦之策 徐與各國之穩和社會黨握手 謀自國之安全 是等消極政策 日有所聞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 布爾希維克以資本主義之安定 爲中心

問題 經軟硬兩派 詳細研究 同時並以赤白兩立不可能之
猛烈討論 結果則黨員大多數 歸於硬派 其要點以資本主
蘇俄聯邦亦安定 蘇俄安定之程度 比列強更加鞏固
資本主義屈服 實無何等理由 以此駁軟派之消極政策 硬派
頭司他林氏 在一九二五年俄羅斯共產黨大會中 更毫無忌憚 提
出世界勢力有五大背馳之點 (一)資本主義各國 有產階級與無產
階級 時時反目 (二)資本主義列強 施行帝國主義 殖民地獨
立運動 時起反抗 (三)世界戰爭後 戰勝國與戰敗國 終不能
融合 (四)戰勝國之同志 彼此又互相猜忌 (五)蘇俄共產國與資
本主義國對抗 此五點背馳 相搏日烈 且第四點中 資本主義國
不但同志猜忌 並加以本國內訌 同志猜忌 益以內訌 更對於

蘇俄 又處於不能不戰爭之狀態 反之蘇俄 內部無何等競爭 舉全力以與資本主義國爲敵 確信布爾希維克世界革命 可以成功 同時對於赤白兩立不可能之原則 在去年卽一九二五年 俄國共產黨大會 由黨中幹部 提出世界政策綱領 下明確之斷案 承認此原則 其大意謂社會主義國與資本主義國 到底不能永遠並立 終久必有一方勝利 此列甯主義之鐵則 不可動搖 此問題則在永遠及終久之期限解釋 究竟須經幾何時間 革命當初 我等認爲 二年或數個月 必可將勝負解決 乃其後時勢推移 此期間意長 我等計算期間 確有錯誤 惟此赤白兩立不可能之原則 改正之理由 就此觀之 列甯革命當初 亦以爲勝敗決定甚 一九二〇年 欲乘歐洲各國大戰後 混亂狀態中 一氣呵成

世界革命 至少須將西歐中部二三國赤化 否則列強將必俄國革命
壓倒 及至攻擊波蘭敗北 列甯之世界革命計畫 完全失敗 同時
資本主義國派兵西比利亞 亦無何等效果 蘇俄國內白黨 欲白化
赤俄者 亦先後潰走 在此方面 亦完全失敗 換言之 蘇俄赤化
世界計畫 與列強白化蘇俄計畫 均不能達 理論上不能兩立之赤
白兩世界 事實上居然長期並存 然此長期 亦只此最初預想 認
爲長期 決非永久可以並立 現在蘇俄與資本主義國 依然立於敵
對地位 雖與各國講和通商 不過一時休戰狀態 一有機會 必再
開戰端 結果必有一方征服他方 兩者鬥爭 方能終止 即赤白不
兩立之原則 布爾希維克應向世界革命之目標前進 亦即前記世界
政策綱領之要點 硬派布爾希維克以司他林爲幹部領袖 堅持此方

針 惟猛襲作戰 既歸失敗 則此後進行世界革命戰略如何
布爾希維克是共產主義者 其最終目的 自在建設共產主義之社會
依馬克思主義原則 共產主義社會 在產業最發達之國 方克實
現 列甯亦謂共產成功之機會 在今日自以西洋爲多 是共產革命
之本舞臺 當在產業發達之歐美 現歐美共產革命 即以無產階級
反抗有產階級 所謂勞動運動 是最有力之作戰方法 亦即馬克思
之所預言 惟資本主義成立 同時必有帝國主義發生 二者相倚相
扶 以維持其權利 圖勢力之增進 資本主義發達 則勞動階級
隨而增加 帝國主義振興 則弱小民族 因而征服 領屬國也 殖
民地也 亦必隨處發現 照列甯主義解釋 此二種主義 名異實同
故其下帝國主義之定義 即資本主義成熟之階梯 而東洋被壓制

民族 實歐美列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並行之犧牲者 現東洋民族
抗歐美帝國主義 進行獨立運動 雖非直接共產革命 其結果 必
搖動歐美帝國主義之霸權 間接即可破滅世界資本主義 布爾希維
克遂定兩種作戰方略 一方鼓動勞働階級反抗資本主義 一方鼓動
弱小民族 反抗帝國主義 前者即階級鬥爭之革命運動 向多數勞
働者及有組織之歐美進行 後者即民族鬥爭之革命運動 向被壓制
民族最多數之東洋進行 根本上 分爲歐美政策 東洋政策 詳言
之 卽世界革命 在歐美取勞働運動 在東洋取民族解放運動 以
此爲目標 進行兩種戰略 將資本主義 及其階梯之帝國主義 次
第打破

世人往往以布爾希維克主義 在無產階級 反抗有產階級 實只見布

爾希維克主義之半面 其他半面 即鼓動東洋被壓制民族 反抗歐美壓制民族 亦其最大標語之一 此兩種標語 進行時孰先孰後 或同時並舉 布爾希維克黨內 亦經幾度討論 成爲世界革命作戰上重大問題 照共產革命之根本意義 自以向歐美革命之本舞台 指導無產階級 反抗有產階級 爲第一策 是爲革命之捷徑 鼓動東洋被壓制民族 反抗帝國主義 所謂解放運動 爲第二策 是爲迂迴路 俄國共產黨幹事長司他林即言西洋是帝國主義正面 東洋是其背面 去年即一九二五年 余在莫斯科訪司他林 曾發許多質問 並引一九二〇年列甯談話 言近年中國印度波斯埃及並其他諸國 頻頻發現解放民族之革命運動 是否即列甯所言 西洋在東洋 掘穴自埋時期已近之徵兆 司他林答曰 誠如列甯所言 以余見解

殖民地爲帝國主義之背面 其背面之根據地 既已革命化 則帝國主義 非但後方失守 其正面之西洋革命危機 亦必促進 我等藉此非顛覆帝國主義不可 以兩面受攻之帝國主義 結局必至滅亡 一九二〇年之波蘭攻擊 列甯即採前述之第一策 向正面敗捷徑 猛烈進行 一面使波蘭共產黨煽動勞工 一面用紅軍之武力 欲衝過瓦薩 直達柏林 一氣打破資本主義之歐羅巴 其後在瓦薩敗歸 列甯等遂決行戰略的退却 改爲持久作戰 其持久作戰方法 不得不避正面捷徑之突進 而取背面迂迴之路 列甯既決行西洋無產階級之勞働運動 東洋弱小民族之解放運動 定爲世界革命一大戰略 使第三國際指揮勞働運動 同時以民族政策 指揮東洋民族解放運動 第三國際則舉其最信賴之高第金諾威

埃夫爲議長 使任其責 民族政策 則用司他林 使當其衝 以企世界革命之大成 其後第三國際雖統一各國之共產黨 得握指導權 似見成功 然對於世界計畫 則大半歸於失敗 一、匈牙利共產革命 三日而終 二、波蘭攻擊 敗於瓦薩 三、金諾威埃夫最用力於德國 其重要同志 多因挫折而喪亡 今尙在興登堡反動時代 四、英國工黨內閣 只出現一時 未幾 仍爲保守黨之天下 五、法國布里安等與共產主義 水火不相容 其政局純在白色政治家之手 故近年第三國際對於強國赤化 一時斷念 遂向巴爾幹半島及波羅的海沿岸 試行小國赤化 然到處亦遭猛烈之反動 布爾加利亞 及埃司脫尼亞 去年因此事變 失却許多共產黨健將 現此等諸小國 轉爲列強對俄攻擊之根據地 第三國際在歐洲活

動 甚爲不振 最初列甯所期望世界革命參謀本部 其使命能達與否 尙屬疑問 至東洋方面 司他林擔任之民族政策 則到處成功 一蘇維埃聯邦內之東洋民族 悉歸依蘇維埃政治之下 正進行文化及經濟之發展 二近東及中東 土耳其 波斯 阿富汗等諸被壓制國 次第獨立 東洋民族解放運動及向上之氣運 已瀰漫於亞細亞大陸 其結果已牽制歐洲列強 所謂策應西方正面之攻擊 進行東方背面之攻擊 能舉其實 總括言之 布爾希維克世界革命計畫 金諾威埃夫所任之西歐事業 全歸蹉跌 司他林所任之東亞事業 著着成功 故目前布爾希維克之趨勢 實西守東進 布爾希維克以赤白不兩立爲原則 從世界革命全局上觀察 歐洲正面 抵抗力強 攻擊不易 乃轉換方向 注重抵抗力薄弱之東洋被

壓制民族 使其攻擊 亦戰略上當然之事 今採西守東進策 注全力於東洋 是在布爾希維克政策中 最足注意者 其策略如何 當次第記列於後 以供參攷之資料

第二章 蘇俄民族政策

第二第三國際與被壓制民族 世界革命預備隊 司他林兩大民族政策

蘇俄東方政策 以最近流行語稱之 當名東洋赤化政策 而布爾希維克則名之爲民族政策 因蘇俄政府 將東洋政策之眼目 注重到東洋被壓制民族 先圖援助此等民族之獨立解放 以驅逐歐美列強在東洋之勢力

歐洲現時之社會主義 分爲兩派 一爲第二國際之穩健派 一爲第

三國際之過激派 對於被壓制民族東洋殖民地及領屬國 其政策亦分兩派 第二國際之民族政策 尤其是殖民地政策 甚不澈底 其對弱小民族之壓制 表面上 極端非難 實際上 則仍各維持其本國政府之政策 各民族間 本國官吏 施行壓制 則攻擊甚烈 至歐洲諸國有所施行 則多緘默不言 卽如土耳其虐殺阿美尼亞人 彼等日爲蘇丹之暴虐 舉行反對大示威運動 其後一年 法國政府派兵摩洛哥 向回教民大壓迫 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者 則又淡然置之 是其顯例 英國之工黨內閣 其總理麥克唐 爲第二國際幹部之一人 對於印度統治策 非但不趨和緩 且大施警戒 亦其例也 第三國際之民族政策 則比較甚澈底 其標榜即在實行民族自決主義 援助所有民族之獨立解放 反抗歐洲列強之帝國主義 驅逐其

勢力 就中以列甯爲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中 最熱心民族政策澈底論者 其弟子布爾希維克 對此政策 自當忠實奉行 十月革命後 列甯以此政策屬之司他林 余曾聞司他林言 民族政策 是列甯主義根本之一 我等皆列甯弟子 列甯實以此政策教導余等云 惟馬克思所說弱小民族 可使爲革命之助手 其意蓋指歐洲被壓制民族 至列甯則放眼推於全世界 且專注力於東洋 在列甯之意 觀察世界革命之全局 須重視東洋民族之將來 故列甯稱歐美無產階級 爲世界革命中堅隊 稱東洋被壓制民族 爲世界革命預備隊 蘇俄政府 分東洋被壓制民族 爲二大派別 一爲蘇俄聯邦內東洋民族 一爲東洋之殖民地及半獨立國 其所行政策亦定兩種方針 去年卽一九二五年 余在莫斯科 適東洋勞働共產大學成立四週紀念

名譽校長司他林演說 題爲東洋勞働共產大學之政治使命 以廣長言 發揮講演 實對於蘇俄政府之東洋民族政策 加以顯確之說明 其大旨 即謂本大學容五十種以上之東洋民族 其半數爲蘇俄聯邦內東洋民族出身者 此外半數 則由東洋殖民地及領屬國而來者 前者已屬勞働階級 脫去帝國主義之壓迫 自握政權 後者則資本主義 依然跋扈 帝國主義 依然橫暴 本大學中 包容此兩種狀態不同之各民族青年 勢必一足踏在蘇俄領土內 一足踏在殖民地及領屬國 同時向此二種不同之使命進行 卽一則蘇俄聯邦 養成共產黨幹部 一則在東洋殖民地及領屬國 造成革命運動之指揮者 先就蘇俄聯邦內東洋民族立論 此等民族 亦其他之東洋殖民地及領屬國 有幾種不同之點 是蘇維埃聯邦內東洋民族諸共和國 第一

早不受帝國主義之羈絆 第二 脫去資本主義 而在蘇維埃政權之下
第三 產業發達雖遲 當可依賴蘇維埃聯邦 得其援助 第四 不
受強國殖民政策之壓迫 在勞働階級專制之保護下 爲蘇維埃聯邦一
分子 可與大聯邦社會主義之建設 合爲一體 有此四點 故指導
蘇維埃東洋民族者 須負以下五種使命 一二 努力工業之發展 以
勞働階級爲中心 與周圍農民結合 堅築地盤 我等已隨蘇維埃聯
邦全體經濟發展 着手援助東洋民族諸共和國 此諸國內本有天然
富源 工業甚有希望 一二 改良農業 尤注重人力灌溉 此種計畫
已着手於高加索 及土耳其斯坦 均有成績 二二 在多數農民間
謀消費組合及生產組合之發達 此爲東洋民族 引入蘇維埃經濟組
織中 最良方法 三四 謀各地蘇維埃勞工與民衆接近 注重使本地

民族 代表組織蘇維埃 期民族的蘇維埃建設和完成 (一五) 謀民族文化發達 普通教育 及職業技術教育 必以本民族國語教授略 使土著民族中 產出蘇維埃共產黨 及職業組合等有力幹部 至於東洋之歐美列強殖民地及領屬國 其現狀 與聯邦內東洋民族迥異 有以上數點——此等諸國 今而在歐美帝國主義羈絆之下 (二) 有內部 本國資產階級——外部(外國資本主義)兩重壓迫 國內民氣 醞釀革命 日益濃厚 (三) 例如印度 資本主義 積極發達 土民之無產階級 遂日益增加 (四) 因革命運動之進展 其國內資產階級 分爲革命派 妥協派 小資產家 爲革命派 加入革命鬥爭 大資產家 爲妥協派 與歐美帝國主義提携 (五) 此等諸國 一方大資產家 與歐美帝國主義提携 一方勞働者 卽與革命傾向小

資產家結合 構成反帝國主義之團體 力求自由解放 (一六)此等諸國 熱烈趨向 在先打破本國資產階級 與歐美帝國主義之妥協 使國民從兩重壓迫中解放 自握政權 (一七)以上現象 容易使民族解放運動 與西洋無產階級運動 互相聯合 且使其促進 就上述七點觀之 我等至少可得以下三種結論 (一一)歐美列強之殖民地及領屬國 非國民革命勝利 不能解放帝國主義之羈絆 (一二)殖民地及領屬國 資本發達之地 如印度 一須使妥協派資產階級孤立 二須使急進傾向之小資產家 脫離列強勢力 三須結合勞動階級進步分子組織獨立之政黨 其企謀方得成功 (一三)東洋殖民地與領屬國 對於歐美列強謀國民革命 澈底勝利 非與西洋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 聯合鞏固 不得成功

總按布爾希維克東洋政策 其最終目的 在世界革命進行途徑 確分二種 第一 對蘇維埃聯邦內東洋民族 給予廣汎自治權 謀文化與經濟地位之向上 求蘇維埃主義之澈底 第二 對聯邦外東洋之歐美殖民地 領屬國 及半獨立國 援助其民族解放之運動 根本上驅逐歐美列強勢力 以造成世界革命豫備隊 故蘇俄東方政策 可分爲二部分 一 爲對蘇維埃聯邦內東洋民族政策 一 爲對蘇維埃聯邦外被壓制民族政策

第四章 聯邦內東洋民族之自治政治

放膽民族自決主義 從分裂離散中聯合團結 勞農同盟條約
蘇維埃聯邦之建設 土耳其斯坦砂原出現二共和國 民族主義
之澈底 勞農兩院制度

布爾希維克對於蘇維埃聯邦內東洋民族之政策 是根據民族自決主義所發生 民族自決主義 在歐戰將終時 爲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所提倡 此人往往以列甯此種主義爲威爾遜所指導 其實列甯主義中 民族自決主義 乃重要綱領之一 在歐戰前 列甯已極力主張 一九一三年 俄國社會民主勞働黨（布爾希維克黨之前身）幹部會議 列甯即澈底主張民族自決主義提出議案 是各民族得自由脫離本國 得隨意建設獨立國家 當時黨中 對此極端之民族自決主義 反對頗多 即如普哈林亦曾激烈反對 謂無產階級自決主義 自應遵從 民族自決主義 却難贊可 是等反對者心理 皆以列甯最大膽之民族自決主義 如實行到民族複雜之俄國 必分裂成許多小國 兼跨歐亞之廣大領土 立刻瓦解 故不肯屈服列甯之主張 然

列甯之意 則以無產階級 常企圖大國家之建設 常反對中世紀小國獨立主義 總願在廣大領土 謀經濟之結合 欲與資產階級鬥爭 必須向廣大範圍內發展 故民族自決 俄國決不因而瓦解 對於少數民族 取寬宏態度 正所以成俄羅斯之大 經此說明 遂決議通過此議案 民族自決主義之澈底 列爲黨綱之一 至十月革命 列甯遂握俄國之政權 卽本此主張 在革命之初 發表民族自決宣言 對於俄國領土內各民族 與以自決權 或與俄國脫離獨立 一概聽其自由 列甯之民族政策 遂大膽實行 其結果 異種民族果陸續分離 許多共和國 如雨後春筍 同時茁生 一時俄羅斯大版圖 漸見瓦解之象 然一度分離後 是等獨立諸民族 不知何時果如列甯所言感覺小民族分立之不足以圖存 逐漸又集於莫斯科

支配之下 加入蘇維埃聯邦

一九二五年 余在莫斯科 與司他林會見時 曾有以下之問答 余問蘇維埃政府 已與聯邦內東洋諸民族自決權 許其分離獨立 遂成立許多共和國 然彼等仍在加入聯邦 莫斯科似有一種力量 吸之使來 蘇維埃政府 何能具此磁石性吸引之怪力 其理由安在 司他林答曰 從前帝政時代之汎斯拉夫主義 對於弱小民族 多年壓制 使此等弱小民族 怨恨舊政治 引起離心運動甚強 遂希望民族自決 此時我等爲之開拓新生活 使人類平等 不問人種之差別 互相尊敬 在此新條件下 各民族遂漸漸思及合作爲佳 其離而復返之理由 不外如此 又余與塔斯通信社社長杜列奇 亦論及列甯民族自決政策 杜列奇曾列席一九一三年之會議 亦反對列甯

民族政策之一人 杜氏語余曰 革命前 亡命外國時 我等均反對
列寧民族自決主義 因其政策過於大膽 然至革命後 列寧斷行當
時之懷抱 其結果 均如所預言 不得不服列寧之遠見 民族政策
實列寧事業中 最重大者 從分裂到新團結 以多數民族平等結
合 建設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 實列寧在革命前 成竹在胸之大理
想 以下數節 即將蘇維埃民族政策經過及成績 記述其梗概

一九一七年 三月革命後 歐俄西北邊地數省 陸續脫離俄國
各建獨立國家 其中芬蘭 伊斯脫尼亞 拉脫維亞 利沙尼亞
波蘭五國 完全脫離俄國之支配 在別種主義與制度下 建立獨立
國 且受英法列強之後援 對於俄國 取反抗態度 然莫斯科政府
並不強圖合併 轉以此等諸國 爲緩和西歐列強對俄壓迫之緩衝地

帶 自願將二十九縣 劃出領土以外 芬蘭於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伊斯脫尼亞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 拉脫維亞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利沙尼亞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 波蘭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分別締結講和條約 俄國承認其分離獨立 同時小俄羅斯及高加索地方亦受英德後援之反革命軍占領 蘇俄政府 對此等地方政策 與前記西北邊地政策 全然不同 即對於西北邊地 完全許其分離獨立 並許其列入資本主義國家 至對此等地方 則許其宣布獨立 惟獨立政府 須實行蘇維埃主義 並須將政權歸入布爾希維克掌握 蘇俄政府本此方針 一面派紅軍攻討反革命軍 一面使此等諸州共產黨員 在各處宣傳獨立 各自準備建設蘇維埃共和國 用此戰畧 結果 各地反革命軍 外受紅軍之攻擊

內受共產黨之宣傳 內外夾持 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 南俄及高加索一帶 反革命亂事 次第平定 所準備之各區獨立政府 遂正式成立 即與莫斯科政府 開國際交涉 白俄羅斯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烏克蘭那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阿塞倍疆於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阿美尼亞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喬爾治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分別與莫斯科政府締結所謂勞農同盟條約 今舉其一例 將烏克蘭那同盟條約 譯出如左

勞農同盟條約

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政府 與烏克蘭那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根據無產階級大革命所宣言之民族自決權 互相承認締約國之獨立 及其主權 且爲國防及經濟上建設計 認兩國有協力

之必要 兩國全權 署名蓋印於左列之勞農同盟條約

第一條 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 與烏克蘭那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互相締結軍事及經濟同盟

第二條 兩國將來對於外國 所負一切共同責任 宜本同盟條約之目的 以勞農協會利益爲根據 並約定烏克蘭那共和國之領土 不因曾隸屬俄羅斯帝國之故 而負何等責任

第三條 爲達到第一條所約定之目的 兩國政府 將左列各部合併之
陸海軍部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 對外商業部 財政部 勞働部
交通部 郵電部

第四條 兩共和國 合併各部列入俄羅斯共和國蘇維埃內閣之內 烏克蘭那共和國 以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及蘇維埃大會所任命 及監督

全權之代表 列席於蘇維埃內閣

第五條 合辦各部之內部組織制度 由兩政府協議規定之

第六條 合辦各部之指導及監督權 由全俄蘇維埃大會及全俄中央

執行委員會行之 但該大會及委員會之中 根據大會決議 烏克蘭

那共和國 得派遣其代表

第七條 本條約應由兩共和國 最高立法機關批准之

原文以俄文及烏克蘭那文 繕成兩分 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在莫斯科 由兩國全權署名

俄羅斯全權

翟趣林

烏里亞諾夫（即列甯）

烏克蘭那全權

拉可夫斯基

勞農同盟條約 就形式論 自爲獨立國間對等條約 及考其內容 則陸海軍財政交通諸重要部 既合併於莫斯科 且締結諸約之當局 莫斯科方面 爲勞農總理列甯 外交部長翟趣林 或爲次長加拉罕 對手國之代表拉可夫斯基（烏克蘭那全權）阿達模維基（白俄羅斯全權）夏夫塔夫慶斯基（阿塞倍疆全權）此等諸人 皆擁戴列甯爲首領之共產黨員 以黨規如鐵之布爾希維克 對於首領命令 自絕對服從 故勞農同盟條約 表面上似具獨立國對等條約之體裁 實際上不過黨員互相提携之方式 當時南俄及高加索諸州 特別造成獨立國 與莫斯科締結條約 皆布爾希維克一種政略 因此等

諸州 在革命後 勃然分離獨立 其後反革命動亂 雖漸平定 人心依然未靖 布爾希維克本善窺察隱微 知反抗此暗潮爲不利 遂迎合人民心理 使此等諸州 建設獨立政府 莫斯科與之 約署名之人 既皆爲布爾希維克之黨徒 時機一至 或合併 或聯盟 皆可操券而得 此皆布爾希維克政略之除謀 果閱時未久 此等同盟國 漸將獨立權加以限制 步步與莫斯科接近 遂再歸於莫斯科統治之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莫斯科開第一次聯邦大會 各獨立共和國 遂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名義下 加入聯邦 即在此大會中 通過以下之議決案

一左列四共和國組織聯邦

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

烏克蘭那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後高加索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

附記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後高加索蘇維埃聯合大會

阿塞倍疆 阿美尼亞喬爾治三共和國 合併組成後高加索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二本聯邦稱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三以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爲聯盟盟主

四組織聯邦之各共和國 政務 外交 陸海軍 外國貿易 交通

郵電 勞農監督 最高經濟會議 勞工 食料 財政 各部事務

由聯邦政府統一之

五以莫斯科爲聯邦首都

六組織聯邦之各共和國 得隨時自由退出聯邦

經一度分離之各省 又歸到莫斯科統治之下 列甯所謂從分裂到更

堅固團結之政策 遂大告成功 最初猛烈反對列甯民族政策之普哈

林等 至此皆頓口結舌 遂謂許一種民族分離獨立 頗似告誡小兒

弄火 非使其一度灼傷 感受危險 不能覺悟 即如此次分離諸民

族 感覺到獨立後經濟文化國防上 孤立之悲哀 故又團結到莫斯

科政府統治之下 照普哈林等所言 似仍有粉飾迴護 不如列甯放

膽之議論 所謂使少數民族 隨便獨立 尊重其自由 正所以成俄

羅斯之大 其見解爲不同矣

一九二五年之春 余在莫斯科 適開第三次聯邦蘇維埃大會 是爲聯邦政治最高機關 開會之日 首先通過聯邦政治上重要議案 爲聯邦內新加入兩獨立共和國 卽在土耳其斯坦 承認烏次貝克及土耳其克曼兩共和國 土耳其斯坦 當俄皇時代 許多小民族 在土耳其斯坦總督高壓政治之下 度奴隸生活 數百年來 全失民族之存在 僅有希哇及布哈拉二王國 以半獨立國狀態 點綴於沙漠之中 至司他林爲勞農內閣民族總長時 鐵腕一運 希哇布哈拉二王國 隨卽消滅 烏次貝克及土耳其克曼二民族 在土耳其斯坦沙原中 忽然復興 建設二共和國 此兩國與俄羅斯本部小俄羅斯 同等資格 加入蘇維埃聯邦 依聯邦憲法 兩共和國之蘇維埃議長 同時選爲蘇維埃邦中央執行委員長 卽勞農大總統

義共和國聯邦

後高加索社會主義

蘇維埃聯合共和國

烏次貝克社會主

義蘇維埃共和國

土耳其曼社會主

義蘇維埃共和國

○阿塞倍疆
○喬爾治
○阿美尼亞

（△達司的克

△俄爾加德國

殖民地

△邱瓦西

△韃靼

△巴西基里亞

△哥薩克

附註表中

有○者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有△者為社會主義蘇維埃自治共和國

此外一九二〇年 在東部西比利亞 曾建設遠東共和國 是年十二

月十五日 共和國政府之全權庫拉司諾希攸闊夫 與莫斯科全權加

拉罕 訂結同盟條約 此遠東共和國之建設 專對日本武力干涉 作

緩衝地帶 非出於民族政策 至日本軍隊自西比利亞撤退後 未幾即取銷同盟條約 再爲遠東三州 與俄羅斯蘇維埃聯合共和國合併 惟其後又在貝加爾湖沿岸一帶 建設布利耶圖蒙古自治共和國 則純爲民族政策 在兩民族間 圖民族之發展 統一於維爾夫納烏金斯克自治政府統治之下 此外各共和國內 更置許多小自治州 此等地方 極少數民族 亦與相當自治權 如俄羅斯蘇維埃聯合共和國內之威拉脫 基爾金司 闊弭 馬利 喀爾米克 俄次 喀拉 喀爾拔脫 及北部高加索諸民族 後高加索蘇維埃聯合共和國內 對那葛爾 喀爾比亞夫 及南俄塞丁民族 皆設小自治州 前述蘇維埃聯邦六共和國 俄羅斯及烏克蘭那是舊俄帝國時代 中心民族之大俄羅斯人及小俄羅斯人之版圖 就人口文化及經濟上 比

其他各共和國 占絕對優越之地位 其他四個共和國 除白俄羅斯外 所餘三國 均東洋民族 俄皇專制時 在俄羅斯人支配權之下 阻害文化經濟之發展 久在半開化狀態 其地域雖廣大 而人口稀少 則比大俄羅斯及小俄羅斯相差甚遠 今列舉蘇俄聯邦六個共和國人口 比較如左

共和國名	人口	百分比
俄羅斯	九六 七四六 三〇〇	六八 九
烏克蘭那	二七 六三六 九〇〇	一九 一
白俄羅斯	四 二〇四 五〇〇	二 二
高加索	五 四二一 〇〇〇	四 一
烏次貝克	四 八〇三 六〇〇	四 〇

土耳其曼

九一四

六〇〇

〇七

共計

一三九

七五三

九〇〇

一〇〇〇

〇

據蘇維埃聯邦憲法

此六國在同等地位

各共和國之蘇維埃議長

同時為聯邦蘇維埃議長

即聯邦大總統

現蘇維埃聯邦之元首資格

中央執行委員長

是左列之六人

喀里尼

(俄羅斯)

貝特洛夫司基

(烏克蘭那)

楷爾亞闊夫

(白俄羅斯)

穆薩貝闊夫

(高加索)

阿芬巴巴埃夫

(烏次貝克)

阿達闊夫

(土耳其曼)

此六人中 穆薩貝闊夫以下三人 皆亞細亞人 此人都不知其名 乃從高加索山 土耳其斯坦沙原 突然而來 一躍而爲克萊穆林宮 之主人翁 蘇維埃聯邦政府之政令 有時用穆薩貝闊夫 及阿芬巴 巴埃夫 署名發表 以號令大俄羅斯之政令 能使久忘民族存在之 高加索人土耳其斯坦人署名 實爲十月革命以前 夢想所不及 蘇俄聯邦政治 最特色者是變態兩院制度 蘇維埃政治 本採一院制 布爾希維克以一院制 爲蘇維埃政治之特色 因普通資本主義 國 人民代表之衆議院外 尙有特權階級之貴族院 勞農國只有勞 働階級 故以一院自誇 乃一九二二年 蘇維埃聯邦組織變更 同 時發布新憲法 蘇維埃政治 遂取兩院制 勞農國之兩院 自非貴 衆兩院 據新憲法第十二條「聯邦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 以聯

邦蘇維埃及民族蘇維埃二者而成」第十五條「民族蘇維埃以聯邦各邦及各自治民族之共和國代表組織之」是在勞働階級蘇維埃外又增民族代表蘇維埃 此民族代表蘇維埃 凡大俄羅斯共和國烏克蘭那共和國 所有斯拉夫民族 固然推出代表參加 同時任何弱小民族亦均推出代表 此新憲法之特色 蘇俄領土內 力量微弱之東洋諸民族 向爲斯拉夫民族壓迫者 亦均予發言權 即人口九千五百萬之大俄羅斯共和國二千六百萬之小俄羅斯共和國民族代表與人口四百八十萬之烏次貝克及九十一萬之土耳其曼共和國民族代表 同時均有發言權

第五章 俄領亞細亞文化之復興

埋沒民族之蘇生 土耳其語採用羅馬字 雜誌「新東洋」中

央亞細亞新文明建設 蘇維埃大會旁聽之印象 亞細亞化之俄

羅斯 赤化之「實物宣傳」

蘇俄政府 對於聯邦內東洋諸民族 既承認自治權 使建共和國
促政治之再興 同時並予以經濟上實質之援助 如高加索及土耳其
斯坦 人工灌溉 每年自莫斯科政府支出巨額之經費 經營大規模
工事 又從莫斯科及列甯格拉等中央都市 移轉許多工場於齊夫里
市塔什干等處 讓於地方蘇維埃 是最顯明之例 至蘇維埃聯邦內
東洋民族自治之效果 最著者乃文化之復興

一九二五年 余從南俄高加索方面旅行 循鐵道 每抵一站 即見
新聞紙之文字 逐日而異 兩星期旅行中 購集新聞紙 有烏克蘭
那文 喬爾治文 土耳其文 阿塞倍疆文等 有十數種文字 從前

俄帝政時代 標榜極端之汎斯拉夫主義 通俄羅斯全國 強制使用大俄羅斯語言文字 即同屬斯拉夫民族 有三千萬人口之烏克蘭那 即小俄羅斯 其學校官署 亦禁止使用小俄羅斯文 至蘇維埃政府 決行民族自決主義 對各地異種民族 凡學校官署法庭新聞藝術 及其各方面 更獎勵各自使用其本民族之語言文字 少數民族中 有經長時間政治之壓迫 殆失民族之存在 文化全滅 並其民族 語言文字 亦不復記憶者 蘇維埃政府 在革命之初 令教育部長 魯納加司基 計畫各民族文化之復興 十月革命後 至一九二一年 在高加索之巴克及基夫利斯兩市 爲阿塞倍疆 土耳其 喬爾治 等民族 增設許多學校圖書館俱樂部劇場新聞紙等 使用其民族固有之語言文字 圖教育及藝術之發展 同時又在土耳其斯坦之塔什

干及撒馬爾干地方 爲烏次貝克及土耳其克曼民族 又在西比利亞
以維爾夫納烏金斯克爲中心 爲蒙古及布利耶圖民族 又在窩爾加
河沿岸之加贊市 爲韃靼民族 作同樣之設備 着手於久經沈埋之
民族文化 講復興之事業 當余在高加索之巴克 訪問土耳其文報
社時 社長曾語余曰 初發行土耳其文報紙時 土耳其人多忘却土
耳其文字 能讀土耳其文報紙者甚少 發行不廣 經營頗困難 至
土耳其文學校開辦 及其他民族教育振興 報紙漸次推行 逐年增
加 近已發行數萬張矣

蘇維埃政府 對少數民族 既謀文化之復興 又在莫斯科及列甯格
拉 設立許多專門學校 由各民族選送青年俊才 授以高等及特殊
教育 其中最特色者 爲東洋勞働共產大學 以蘇俄共產黨首領司

他林爲名譽校長 至一九二六年 已畢業五百餘名 此外尙有一東洋文化機關 可特別注意者 即保羅威基爲會長之東洋協會 此協會中 出版之新東洋雜誌 對於東洋極意研究 在學術上 深有價值 最近發刊新東洋雜誌第十二號 有會長保羅威基一文 題爲「十月革命後 土耳其韃靼民族文化之發展」關於窩爾加河沿岸 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及西比利亞各地之東洋民族 學校增設 書籍增刊 劇場勃興 均據精密統計 加以敘述 此記事中 使余特增興味者 是關於土耳其文字改良一點 蘇維埃聯邦內土耳其民族 主張廢土耳其文 改用羅馬字 聯邦外土耳其民族 則反對此說 仍主保存土耳其文 蘇聯政府 則頗獎勵改良 或者土耳其文代替羅馬字 爲期不遠 蘇維埃因獎勵民族語言 尙有一事足以附記者 則

同時又獎勵世界語 惟其成績甚少 民族語與世界語 同時獎勵 似頗矛盾 其實與許各民族自治 使建獨立國 又牽引加入聯邦 同一用意 總之布爾希維克世界政策 對各民族之政治文化經濟等 一方促其分離自治獨立 一方又吸收包容團結 是其固定之政策 一九二五年 余游俄國時 曾訪烏次貝克駐莫斯科代表伊斯拉模夫 祝其新建共和國 並祈中央亞細亞民族之發展 伊氏欣然爲余述 土耳其斯坦現狀曰 俄皇專制時代 我等東洋民族 並中等學校 亦不許肄業 世界文明 全行遮斷 土耳其斯坦農民 且不知工廠 爲何物 可謂黑暗 但現在我等已得自治權 文化與產業 均向上 發展 各地已開設許多學校 在塔什干創立大學 又送八百名學生 三百名兒童 赴莫斯科 更派五十名青年 赴德國留學 從莫斯

科讓來工場 以土耳其斯坦原料 開始作工 土耳其斯坦棉花產額
現已達戰前百分八十五 二三年後 可充蘇維埃聯邦全部之用 並在
各處開設多數戲院 俱樂部 圖書館 中央亞細亞 非但經濟如此 即
文化亦急速進步 數年後 世界上必在中央亞細亞 發現新文明國
又余與俄國勞農外部遠東部長梅利尼闊夫亦曾論及民族文化問題
梅氏云 民族文化之發達 必在各民族得自由時 方得實行 凡弱
小民族 在歐美列國帝國主義壓制之下 只有滅亡一途 是以我等
對於聯邦內所有民族 不問大小 普遍給予自治權 即人口僅有二
十五萬之窩伊拉圖民族 亦予自治權
近年余每次游俄 最感覺痛切者 即俄羅斯年年亞細亞化 第一在
西比利亞高加索 及土耳其斯坦方面 鐵道旅行 所見旅客 大半

皆黃膚黑髮之亞洲人 第二在莫斯科中央都會 社交風尙中 頗見東洋色彩 最易見者 即茶碗形之烏次貝克帽 正莫斯科流行之品 余去年在俄時 一夕應外部招待 至莫斯科劇場 聞東洋音樂團奏曲 其中有土耳其之笛 巴細基爾之胡琴 烏次貝克之歌 使人倍增興味 又一次受招待至國立大劇場 赴東方夜會 是爲高加索之莫斯科留學生募捐 外交部長翟趣林 教育部長魯納加司基二氏登臺爲東方民族 大吐氣焰 二氏演說就東洋問題 從文化經濟二方面觀察 認蘇維埃聯邦有連鎖東西洋之使命 一旦與西歐資本列強有事時 東洋諸小民族 應與蘇維埃聯邦 立於共同戰線 並謂蘇維埃聯邦文化 不久冠於世界 因將東洋舊文明 與西洋新文明一齊同化 遂博得滿場拍采 演說既終 舞台上出見高加索各處

音樂團 二百餘名 或歌或舞 吹笛鳴琴 愉快中 見東洋藝術新興之朕兆 實爲有意義之夜會

一九二五年 余在莫斯科 適開第三次聯邦蘇維埃大會 余得列席旁聽 大會例在國立大劇場開會 舞場上爲幹事席及演說台 廂位爲勞農議員席 舞臺前音樂隊處 爲新聞記者席 從新聞記者席望舞場及各廂位 見勞農議員之丰貌 並其民族不同之風俗 盡在日前 着油皮衣之勞工 鬚髯如蝟之農民 着紅圓土耳其帽之阿塞倍疆人 着金線茶碗形帽之烏次貝克人 形形色色 恍如入人種展覽會 在會議休息時 有一胸懸小劍著高加索服之議員 至新聞記者席 持記錄數頁 囑余在新聞紙發表 余不覺愕然 告以余乃日本新聞記者 此議員亦驚駭曰 吾以君爲同鄉高加索新聞記者也 其

所以起此誤會者 實因蘇維埃議會 已成極端亞洲化 今日俄國
非但東洋人甚多 不足爲奇 且東洋人已自作俄羅斯之主人翁 照
各人種互相熟習 已不能區別孰爲中國人 孰爲日本人 或烏次貝
克人土耳其克曼人 第一勞農議員 東洋人殆占半數 第二聯邦六國
中 有三國是東洋民族 聯邦大總統資格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長
六人中亦有三人爲東洋人 第三現握聯邦政治之最高政權 號爲
列寧第二 布爾希維克領袖之司他林 亦爲東洋人 一九二五年 余
在俄訪司他林 受此偉人之印象 即在握手時 謂余曰 我亦亞細
亞人 余當時非但覺此喬爾治生產之司他林 黑髮烏眸黃膚 與純
粹亞細亞種日本人相同 並覺蘇俄在此亞細亞人司他林掌握 卽從
其所言我亦亞細亞人語聲中 等於說俄羅斯亦亞細亞國 俄羅斯本

屬半歐半亞國家 從前因大俄羅斯人之勢力 與汎斯拉夫主義之潮流 將俄羅斯造成歐羅巴國 今其政權既爲亞洲人司他林所握 憲法上土耳其曼及烏次貝克民族 又與大小俄羅斯之斯拉夫民族 有同等權力 遂使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 正式表現半歐半亞國家 加以布爾希維克之西守東進方針 與東洋民族政策 不得不向亞洲擴展勢力 向以亞洲民族先進國自任之日本 將瞠乎其後 亦未可知 要之蘇維埃政府 對聯邦內東洋民族政策 分四種進行 (一)從民族自決主義出發 從各民族分離 承認其獨立 (二)使此等獨立國之共產黨 各握其政府實權 (三)俟各獨立國之政治赤化 時機成熟 再由分裂而團結 建設今日之蘇維埃聯邦 (四)聯邦組織完成後 着手民族文化之復興 益圖蘇維埃主義之澈底 至其目的 則

隨各民族發展 謀蘇維埃聯邦全體之富強 造成列寧所言世界革命
豫備隊 此政策中 尙有重大計畫 可以特記者 卽以聯邦內東洋
民族 向聯邦外同種民族 行布爾希維克之世界革命正攻法 所謂
「實物宣傳政策」 以聯邦內已赤化之民族爲基礎 向隣境之同種民
族宣傳 使之同化 更詳言之 卽聯邦外東洋民族 運動赤化 不
易進行 遂先將聯邦內東洋民族澈底赤化 再徐使隣境同種民族仿
效 自東洋赤化猛攻失敗後 卽採用此正攻法 進行實物宣傳政策
現在高加索建設阿塞倍疆 喬爾治 阿美尼亞 三共和國 卽促
其南隣波斯土耳其同種之赤化 在西比利亞建設布利耶圖蒙古共和
國 亦爲其南隣外蒙古赤化策源地 又在土耳其斯坦 新建烏次貝
克及土耳其曼二共和國 是對阿富汗印度及中國西藏新疆 行實物

宣傳 使英國當局深致憂慮 蓋印度之隣接地 同種民族 已得自由 在新自治下 向文化產業上發展 予印度人以極強之戟刺 眞爲有效宣傳 一九二五年 余旅行波斯 見波斯北境之土耳其克曼人 思與俄境同種人得同樣之政權 遂起暴動 波斯政府 甚爲棘手 以上蘇維埃對聯邦內東洋民族政策 已述其梗概 至對聯邦外東洋民族政策如何 按蘇維埃政府 非但對亞洲進行 即對斐洲美洲 亦正廣行赤化政策 斐洲最近法蘭西及西班牙 與摩洛哥戰爭 俄人始終予以熱烈同情 並傳說俄人有物質援助 其眞象不明 又在埃及派前隨越飛至日本之隨員葛利德曼等爲商務官 駐在開羅 英國官吏 竟至神經不寧 在美洲墨西哥派遣女流外交家可羅塔女士爲特使 此外阿刺伯及南洋羣島 亦秘密伸出紅手 使荷領印度諸

島之共產黨 組織勞働組合 及鐵道工人同盟 有黨員一萬餘人
暗中活動 但蘇維埃政府 最熱心最著力者 則在土耳其 波斯
阿富汗 印度 及中國五國 以下當分章記述近東中東遠東 次第
施行之赤化政策

第六章 土耳其革命與俄羅斯

歐洲大戰後之土耳其 敖特曼帝國葬前之印鐘 英國之四海征
服計畫 凱馬爾之勃興 希土戰爭與俄人援土 俄土同盟之條
約 雙頭鷲與「鎌與槌」 土耳其赤化之限度 土耳其政治民主
化 俄土保障條約 俄土之文化接近
歐洲大戰後之土耳其 殆近於亡國之運命 歐洲土境 已受聯合軍
之蹂躪 首府孔士坦丁 全在英人掌握 土耳其軍敗退於亞洲土境

之深僻處 未幾 希臘軍自司米爾納上陸 亞洲土境 亦瀕於危殆
模特羅司會議 聖來木會議 塞瓦爾會議 先後屢開 敖特曼帝
國獨立之影響漸薄 當時近東全爲英人獨占之舞台 德國勢力 根
本破壞 俄人方自行革命 無力對外 戰勝國之法蘭西 正沒頭於
萊因河占領 其對德政策 得英國援助 不得不將近來之事 盡委
諸英人 英國所憚者只在美國 美總統之標榜語爲「無併合之和
平」 特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十四條宣言書中 第十二條聲明
現在土耳其放特曼帝國各領土 當保持不可侵之主權 英國不能明
白反對 卽不能向土耳其着手合併 乃以希臘爲傀儡 以爲操縱
欲使希臘爲先鋒 作侵略土耳其之初步 當時英國政治家野心 欲
乘戰勝之勢 併吞土耳其 更著手波斯 以圖黑海裏海及波斯灣之

領海權 完成大英帝國海上霸權之計畫 其後英國更在外交上努力
締結塞瓦爾條約 卽其計畫實現第一步 塞瓦爾條約成立時 英
國朝野 莫不額手 頌喬治總理 能完成英國四海征服之雄圖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 塞瓦爾條約成立 實土耳其葬前之弔鐘 敖
特曼帝國 已成風前之燭 此條約實施後 土耳其無復興之望 英
國已不待條約批准 氣吞土耳其 在孔士坦丁 逮捕反英派而放逐
之 逞種種暴虐 希軍得英之後援 更狐假虎威 自司米爾納上陸
後 侵入阿那特尼亞之深僻處 欲一舉而覆亞洲土耳其 當此危急
存亡之秋 於瀕死半月間 遂有英雄出 是爲凱馬爾 一九二一年
凱馬爾率安葛拉殘軍 向希軍猛攻 經一月十一日之激戰 遂將
希軍擊退 凱馬爾千慮一失 卽未預防其反攻 乃自春至秋 希臘

果舉行全國大動員 八月再捲土重來 向阿那特尼亞正面取攻勢
當時之希土戰爭 土國既賭國運 希軍亦殫國力 均作乾坤之一擲
希軍背影爲英國 援助軍費及軍器 土軍退敗復退敗 希軍已肉
薄於安葛拉西方百馬達之近地 安葛拉政府 危在旦夕 凱馬爾乃
下悲壯之命令 謂我軍已無防禦線 只能就土地 一寸一寸固守 乃
土軍忽得何處援助 突然逆襲 經二十一日間之激戰 遂轉敗爲勝
擊破希軍最後之戰線 一九二二年之希土戰爭 實救瀕死之土
耳其 至此次戰爭 固由凱馬爾之雄略 及土人愛國心 但經五
年歐戰後 疲憊之土軍 若無外援 何以能敵英人背影之希軍 其
中實暗有俄人強力之援助 不可忽視 故當時評論家 謂一九二一
年希土戰爭 其內容實英俄戰爭

十月革命後 蘇維埃政府 對於被壓制民族 發表民族自決宣言
同時並向土耳其聲明 孔士坦丁 當保存於土耳其之手 自彼得大帝以來 以占領孔士坦丁爲國是 至此大變 俄土世仇 俄人對土人竟予以非常之好感 列寧與凱馬爾 遙相握手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勞農外長翟趣林 與安葛拉政府外長優斯夫 締結俄土同盟條約 俄土同盟 實俄國帝政時代 夢想不到之事 是俄土國交上一大變革 可恐之革命勢力 竟能使幾世紀來歷史之仇敵 轉而爲同盟國 俄土同盟條約締結之日 駐土俄國全權那查萊羅司宣言曰 回教寺院之半月章上 揭十字架 是俄帝政府及俄貴族之野心 非俄羅斯國民之希望 新俄國民 廢棄俄帝政以來 一切侵略條約 外交政策 根本改變 俄羅斯國民 今與爲自由獨立而戰之士

耳其握手 已結成同盟國 此宣言發表後 土耳其國民 爲之狂喜
一九二一年俄土條約 開始叙述俄土兩國政府 互相尊重同胞主義
及民族自決之權利 兩國民間 認反帝國主義戰爭 利益一致
又同盟國一方有國難時 非危及他一方之地位 兩國間國交不斷
並根據雙方利益 以誠意友誼之關係 訂結修好及同胞主義之條約
茲記其條約中重要者於後

第一條 締盟國之一方 不承認對於他一方所有無理強迫之國際條約
關於土耳其國際條約安葛拉政府不承認者 勞農政府 亦不承認之
第四條 兩締盟國 東洋民族解放運動 與俄國勞農階級新社會組
織之運動 互相連繫承認東洋諸民族自由與獨立 並自行選擇政體
之權利

第五條 兩國政府 保障海峽開放 及各國商船自由航行 沿海諸州 開特別會議 製定黑海及海峽之國際法則 惟此會議 決不侵害土耳其主權 危及孔士坦丁堡首府之安全

第六條 兩國政府以舊條約違反兩國相互之利益 一切廢棄 土耳其所負俄帝國政府之國債 蘇維埃政府認爲全部無效 無用償還

第七條 蘇維埃政府 以治外法權 與自由民族之發展 及其國主權之完全行使 均不相容 認此法權爲無效 願拋棄之

此條約名爲修好條約 實則同盟條約 而東洋民族之解放 與俄國勞農革命 互相團結 確証民族自決權 其最重要者 土耳其則容納蘇俄東洋民族政策 蘇俄則拋棄對土之債權治外法權 及其他特權 並予土耳其精神及物質之援助 此條約尙附帶一項 即蘇俄約

定在土耳其有利範圍內 改變高加索之國境 一九二一年九月 俄國遂將俄帝政時代侵畧之領土 悉返還於土耳其 非但如此 更越黑海供給土耳其武器彈藥糧食 及其他物品 又派遣現充廣東政府顧問之鮑羅庭 至凱馬爾處 並陸續派遣多人 均參預其帷幄 更有一最大援助 是在蘇俄聯邦內鼓動回教民族 與土耳其精神上之援助 在黑海之克里米亞建設回教自治共和國 以鼓舞黑海對岸之土耳其回教人民

凱馬爾最後又與希軍戰 將希軍追出司米爾納地方 是一九二二年戰事 此時土耳其又得法國之援助 遂致希軍不能復振 至救土耳其危急存亡於塞瓦爾條約之下 挫英人之野謀者 實在一九二一年之大戰 安葛拉政府得 俄國援助 非法

國之比 故與俄國締結親善同胞主義之同盟 法國則不過於法軍撤退時 訂結法土協商 且法土協商 後於俄土同盟一年有半 是土耳其最困難時 確深得俄人援助 一九二一年 俄人助土耳其復興 實在半月間 決國家之興廢 誠非過言也

蘇維埃政府 既援助土耳其獨立成功 自乘勢進行土耳其赤化政策 當時英國新聞 頻呼近東布爾希維克赤化之危險 俄帝之雙頭鷲 與列甯之鑷與槌 將迭見於土耳其 英人在土之勢力 十分可慮 一時輿論 騷然不靖 然至今日 考察土耳其赤化之成績 則甚渺茫 蘇俄之對土耳其政策 其目標在社會革命 抑在經濟革命 到底雖不可知 勞農政府對土耳其共產黨 自表同情 暗中指導 又共產黨在孔士坦丁及安葛拉等都市 過激行動 亦頻頻發見

惟土耳其爲農業國 巴爾幹半島既失 限於亞細亞 尤止有農業
至工業可謂全無 又其國內亦無勞動階級 僅孔士坦丁及安葛拉等
都市 有共產黨員五六百人散處 何能談及共產革命之實現 當初
列甯與凱馬爾握手 止以挫折英國帝國主義爲目標 亦未約束凱馬
爾以社會經濟革命 至勞農政府 對於土耳其政府自治政策 確曾
導以左傾 此亦事實 在安葛拉開土耳其國民會議 有代表大資產
階級萊夫埃德之保守派 代表小資產階級凱馬爾之民主派 兩派
對峙 而議會開會之初 常以保守派占優勢 以凱馬爾之勢力 其
民主派亦多爲保守派所牽制 凱馬爾戰勝希軍時 安葛拉之形勢
民主派漸見不利 凱馬爾自司米爾納急遽引歸 受保守派之要求
逮捕共產黨員 及其他過激分子 一網打盡 其後因蘇俄大使之懇

囑 始釋放一大部分 保守派之勢力日益強固 實行支配國民會議
最近二三年 民主派方漸盛 其結果 回教僧侶之權力 遂加一
限制 逐蘇丹於國外 至今日已完成共和政體 安葛拉政府如果左
傾 則背後之蘇俄 必伸出紅手 亦無庸諱言 蘇俄之進行土耳其
赤化 第一助成土耳其獨立 第二促成土耳其民主政治 兩者俱成
而土耳其共產主義化 實絲毫不見其痕迹 蘇俄亦知其形勢 如
無謀的煽動共產黨員 擾亂其內政 則凱馬爾獨立偉業 必半途挫
折 將再受英軍希軍之蹂躪 英國近東之勢力復振 必侵略黑海
向南俄加以脅威 故赤化野心 亦暫時中止
蘇俄與新土耳其 既結同盟條約 國交日益親善 然其後數年間
又有種種紛爭問題 其故 一方爲保守派勢力所牽制 一方因同志關

係 不得不助土耳其共產黨員 其政策遂時時衝突 惟以反對英國帝國主義之大標榜 兩國政府利害又一致 無論國交上如何曲折波瀾 一觀大英帝國之暗影 則莫斯科與安葛拉 必互相扶助 一九二五年 英國外長張伯倫 招集列國全權於羅加諾 恐俄人南下 以防止赤化爲目的 締結羅加諾協約 同時英國又運動國際聯盟對模斯爾問題 英國以有利條件解決 俄土兩國 認國際上利害相同 遂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由俄外長翟趣林 與土外長斐克締結俄土保障條約 此條約由本文二條覺書二通而成 其大意蘇俄及土耳其 與他國開戰端 或受他國侵略時 兩國遵守中立 互不侵犯 兩國無論任何目標之政治同盟 不與此協約外第三國締結保障條約成立後 俄土國交 又復親善 一九二一年 兩國因內外

受敵 國步方艱 互相援助者 多以政治及軍事爲限 近年兩國關係 更從經濟及文化方面接近 貿易委員 互相往來 謀通商之發展 又在文化上注意 數月前土國教育部長納斐志來游蘇俄 考察教育 最近在列寧格拉 招宴教育家 曾演說曰 俄土舊政府 皆採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政策 阻止人民教育之發達 致民智不開 現在蘇俄已比土耳其捷足爭先 破壞愚民政策 使民衆文化之向上 余在土耳其時 即知蘇俄許多學者 今來考察 更足證實 余歷訪蘇俄教育機關 最深感歎者 是勞農子弟之教育 青盲退治方法 余親來研究後 歸國後必大謀土耳其教育之發展云 此亦足徵兩國文化之接近

第七章 波斯之英俄角逐

回教僧侶之跋扈與英俄之侵畧 英國併吞波斯計畫之失敗 俄國之波斯赤化策 丁蘭政變 理查汗之改革 波斯共產黨 波斯移民之赤化 波斯旅行之印象

波斯自前世紀至本世紀 內則回教僧侶之跋扈 外則英俄侵畧之壓迫 國運衰頹 已達極點 波斯回教僧侶 今尙有絕大權力 國民多數迷信 文化不能發達 婦人面幕之風俗 至今未革 惟波斯國家之基礎 不能獨立者 其重要原因 則在英俄之侵略 一九〇七年之英俄條約 實置波斯於英俄勢力圈內 南北兩斷 波斯之獨立根本無望 此條約締結後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 俄國政府向波斯丁蘭政府 下最後通牒 要求將美國財政顧問解雇 一九一二年 英俄兩國協同威脅 強要一九〇七年英俄條約之實行 限制波斯軍隊

額數 一九一六年八月 更奪取財政及軍隊之監督權

歐洲大戰中 波斯宣言中立 乃德土英俄軍隊 隨意侵入波斯領土

時時引入交戰地域 至一九一七年 始不見德軍之旗 俄國亦正

革命 兩國勢力 在近東一帶 一掃而盡 英俄以爲併吞近東之機

會已至 一九一九年八月七日 壓迫波斯政府 締結英波條約 此條

約爲英國對付土耳其及東洋諸國之慣技 表面上承認波斯領土不可

侵權 至其本文 則僅爲借款協定 而其代價 則波斯軍事財政交通

諸機關 皆收歸英人掌握 波斯之獨立 遂根本顛覆 此條約英國使

波斯政府屈辱而成 波斯政府諸人 亦恐國民反抗 預備簽字後相

率逃避 當時蘇俄已平定國內反革命運動 漸有餘力 達於國外

莫斯科政府反抗英國侵略政策 遂定援助波斯之方針 先取應付土

耳其政略 以應付波斯 撤廢舊條約及舊借款 從波斯北部撤兵
拋棄俄帝國政府獲得之所有租借權 使波斯國民對俄感情一變 令
其親俄 同時復使波斯國民對外反感 集中於英吉利一國 俄國乘
反英之傾向 遂向波斯運動赤化
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之波斯 一方受英國壓迫干涉 一方受
俄國赤化運動 已陷於極端混亂狀態 一九一九年之春 裏海沿岸
之北部波斯 有克奇克汗 樹反英及國王之旗 宣言建立獨立共和
政府 一九二〇年以來 以西特市為中心 占領裏海沿岸基蘭一帶
地方 蘇俄政府最初本利用克奇克汗之革命混亂 惟克奇克汗為回
教僧侶出身 迷信甚堅 為一頑固之武士 思想上無何等理解 與
地方地主接近 與蘇俄卵翼之波斯共產黨員 不能相容 蘇俄遂停

止援助 乃與其部下左傾色彩濃厚之埃斯加諾拉汗携手 使再起左傾派反英及國王之運動 然其結果 克奇克汗及埃斯加諾拉汗均倒前者被殺害 後者逃於蘇俄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基蘭共和國 卒爲丁蘭政府所平定 惟其時各地叛亂蜂起 全國混亂 一九二一年二月 丁蘭首府 遂發生大政變 當二月二十日 駐在加志威市之波斯薩克兵 突然南下 逕入丁蘭 占領各官署 包圍王宮 逮捕閣員 及高官貴族二百餘名 爲支辦哥薩克軍費 課巨額之稅金 二月二十五日 國王任命埃金爲內閣總理 使組內閣 此次丁蘭政變 內容並非蘇俄操縱 乃係英人煽惑 真不可思議之事 其原因則英人一方憤波斯保守派政府 躊躇不肯批准一九一九年之條約 一方憤蘇俄巧爲利用革命 使波斯仇英 遂援助革命運動 從蘇俄

手中奪其指導權 倒保守派政府 別立新政府 使實行一九一九年之條約 但丁蘭政變後 新政府成立 宣言土地應與農民 並承認工廠勞工權利 全以社會革命之根本原則爲標榜 至對外政策 則撤廢治外法權 破棄英波條約與蘇俄携手 依舊提倡布爾希維克政策 逮捕許多貴族 澈首澈尾 純爲赤化革命 此革命本得英人後援 新總理埃金 又爲親英新聞社主筆 眞不可解 或者蘇俄在政變內幕 已加以紅手煊染 亦不可知 英國本思奪蘇俄之革命指導權 中途復爲蘇俄所奪 然埃金新政府 未幾即爲貴族及地主階級猛烈攻擊 不能維持 自辭總理 不知何往 一九二一年丁蘭政變之新政府 遂三日而終 其後各地方騷亂不已 皆英人俄人暗中牽引 波斯之政界 思想墮落 政治家無一定主張 昨日親英 今

日親俄 今日民主主義 明日反動主義 各地方軍閥 以武力割據
或聯英 或聯俄 互相爭鬥不已 其情狀頗似今日中國之縮影
其不同者 則波斯爲英俄角逐之舞台 中國則爲列強競走之地 布
爾希維克曾論蘇俄對中國政策 當以波斯之經驗爲基礎 或係事實
亦未可知 觀於蘇俄對於中國學生 及左傾政客 巧妙操縱 對於
西北及廣東軍閥 周到援助 或在波斯有許多經驗 得此訓練
蘇俄在波斯活動 最重要者則爲波斯之左傾團體 波斯之社會黨
曾屢經組織 握牛耳者 大都丁蘭等都市之政治野心家 只利用
社會黨 自行其政策 亦無何等黨綱 黨員之出身 由各種階級而
成 結束薄弱 稍有困難 即行瓦解 社會黨中極左派 爲波斯共
產黨 比之他黨 結束堅固 組織完全 今尙存在 波斯共產黨之創

立 在一九一七年蘇俄三月革命之後 當時高加索之巴克市 經營
石油礦 波斯移民勞働者 遂組織政黨 稱爲阿達來黨 即今日波
斯共產黨之前身 其黨綱大體包容布爾希維克主義 波斯本國 爲
半封建之舊制度 回教迷信甚堅 常阻害國內產業之發達 其結果
許多勞働者 率移住於俄國領土 高加索及土耳其斯坦 波斯移
民 年年增加 一九一八年移民達三十萬人 共產黨遂募同志於移
民之間 黨員初達六千人 其後以俄國領土爲根據 徐向波斯本國
派遣宣傳員 以文書宣傳 張黨綱於各地 內外呼應 圖黨勢之發
展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在波斯北岸之愛聖尼港 開波斯共產
黨大會 選舉幹部 在波斯境內 積極計畫 惟黨員多無經驗 幹
部人才亦少 事業遲遲不進 一九二二年 克奇克汗之利用政策 既

歸失敗 又遭丁蘭政變 英國奪革命運動指導權 黨內左右兩派
內訌頻繁 不能統一 幾瀕於解黨之危機 一九二二年春 莫斯科
第三國際對兩派屢加告誡 並強使兩派妥協 黨內統一漸漸恢復
近來共產黨之勢力 日益伸張 因蘇俄之後援 波斯中央 及地方
軍閥 皆有紅手加入 潛勢力甚大 英國外長張伯倫對於近東及中
東形勢 極抱悲觀 一九二三年五月 至向蘇俄政府 加最後通牒
要求蘇俄政府召還駐波斯大使及駐阿富汗大使 則當時蘇俄以辣
腕操縱 亦可想見

一九二三年 乘幾多內亂 有理查汗者 以武力統一全國 其人頗
似土耳其之凱馬爾編制有力之軍隊 掌握政治實權 理查汗對外政
策 以先驅逐英國勢力爲目標 同時並抑制蘇俄之極端赤化運動

蘇俄亦以波斯產業尙未發達 社會革命尙早 自以先倒英國勢力爲急務 與理查汗攜手 以抗英爲限度 並不强行赤化 遂援助理查汗以當英國之衝 一九二四年 一時英國勢力忽又盛 理查汗暫行退隱 未幾復爲內閣總理兼陸長 一九二五年 余在波斯丁蘭首府時 見波斯全爲理查汗獨裁專制 國王強擁虛位 與土耳其凱馬爾情形不同 理查汗本兵士出身 目不識書 以強力爲一方豪傑 思想上亦無素養 最初入共和黨 中途忽又變爲帝制派 一九二五年冬季遂在丁蘭起政變 推倒加基耶爾王朝 自居王位 革命時仍恢復帝制 當非蘇俄所喜 然莫斯科政府對於王位之理查汗 並無何等敵意 且祝賀其成功 從此點推測 蘇俄政策 以波斯宜先建強固政府 反抗英國之侵略 完成民族之獨立 以此爲眼目 則波斯政府

苟標榜解放民族 反抗英國 無論爲軍閥 爲國王 皆不辭握手
此亦實例之一 當此時 如斷定蘇俄對於波斯 已全然拋棄赤化計
畫 則亦未免過早 蘇俄現已停止波斯本國 強行赤化 先專在俄
國領土波斯移民間 圖共產之發展 即先以俄國之波斯勞工 作一
蘇維埃主義之樣本 再徐向波斯本國進行 此樣本即上述之實物宣
傳 換言之 即從波斯革命強襲作戰 改爲波斯赤化正攻法
一九二五年 余乘訪俄之機會 五月十四日 從莫斯科出發 歷游
南俄各地 及阿塞倍疆 喬爾治 阿美尼亞等 高加索之蘇維埃聯
邦 更渡海往游波斯 當時旅行記八月十四日 在丁蘭發電 通信
於大阪每日新聞 茲錄其大要於後 以見波斯之現狀
五月十八日余從巴克月夜乘船 渡波平如鏡之加司賓安海 十九日

清晨 水平線上 即見波斯之低平北岸 到愛聖尼港登陸 與波斯
外交官前駐瑪特利大使法爾查萊 同乘汽車 赴丁蘭首都 先見道
旁稻田悉開 人民種植 農舍鱗比 余曾有中央亞細亞得見日本農
村之感想 行約三日 循依蘭山背 進而出山脉之南方 則四圍風
景激變 止見廣漠陰鬱之草原 過日本村後 又恍如入蒙古大漠
此次旅行 有最不愉快者二事 一爲經過各驛 皆有軍隊嚴重檢
查通行證 一爲沿路乞丐充斥 行三晝夜 方達丁蘭 到了蘭後
又令人有不愉快之印象 即婦女面幕之惡習 到處皆是 彼等十二
三歲 即結婚 除其夫外 禁與男子相見 即父兄子姪 亦不得同
車 此本回教迷信 他之回教國如阿富汗等 二三年前皆已革除
獨波斯尙沿此制 至女子入學 亦至最近時 方遂允許 一日余訪

波斯國會議長 詢問波斯婦女不參與公眾生活 國家非常損失 貴國當局 何以不改良舊習 議長云 國會議員多數知婦女解放爲急務 惟不敢決行 今日國會如通過廢除婦女面幕之法律 則明日僧侶必煽動迷信之羣衆 殺害議員 以有力國會議長 尙怖宗教迷信之狂暴如此 去年夏 美國領事在回回教堂 撮神聖噴水之影 竟受私刑 亦可概見

波斯久爲英俄角逐之舞台 自俄國革命以來 形勢一變 波斯與俄國關係 日益親密 英國勢力 已如下坂之石 且爲一九一九年英波條約 英國種種操縱 或激反動派 或助革命派 圖此條約之批准 益引起波斯國民惡感 促其親俄 波斯政府 抑制英國勢力 非但親俄 並從美國招聘財政顧問十數名 惟財政尙未改善

波斯之今日 因外受列強之壓迫 內困宗教之迷信 爲日已久 阻
害其發達 經濟狀況 頗爲貧弱 其國天產本富 大都在英人之手
即最豐富之石油礦 亦爲英波公司所租借 丁蘭首府 今尙從俄
國輸入石油 一日余游丁蘭之勸業場 其廣大實有可驚 其中有商
店數千 商品甚多 由入口至出口 經長時間 恍如旅行 並見銀
器山積 大抵俄製 聞波斯人云 此皆蘇俄大使運來作宣傳費者

第八章 阿富汗之對英奮鬥

印度之門戶 英國之阿富汗侵略 俄阿條約 安烏埃爾之反俄
運動 英國政府最後通牒 近東及中東三國蘇俄政策之比較
三國大使之談話

阿富汗與波斯 同爲英俄勢力競爭之舞台 惟俄人對阿富汗之政策

比波斯較爲消極 在十九世紀末 至二十世紀之初 俄國土耳其斯坦總督 與駐阿俄國公使 以功名心熱 屢煽動阿富汗親俄派 時起激烈反英運動 至俄國中央政府 對阿富汗 則以讓步英國爲常 反英運動蜂起時 屢與印度軍交戰 不久亦失敗 一八六九年 俄國外長葛爾加闊夫公爵 曾宣言俄國政府 認阿富汗在英國勢力圈內 是俄國明認阿富汗爲英國勢力範圍之地 俄國之政策 既消極如此 至英國對阿政策 則甚積極 因阿富汗與印度接壤 爲印度之門戶 英國爲防禦印度計 斷不能將阿富汗交於俄人之手 且英國印度當局 年來之宿志 卽思征服阿富汗 合併其國 惟以俄國勢力 逼近在土耳其斯坦 又有阿富汗國民本身之反抗 故英國之宿志不遂

英國曾三度從印度侵略阿富汗 第一度在一八四二年 第二度在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〇年間 第三度在一九一八年 三度中 一勝一敗 最後則英國制勝 然英國雖勝 已犧牲甚大 一八七九年之戰 羅巴特元帥所率二萬人 全部覆沒 戰費達三千萬 阿富汗地勢多屬山地 非但天然險要 其國民亦極慍悍 男子殆全武裝 幼時慣於山地戰鬥 仇英之念 則自祖代相傳 至今不變 故英國三度戰爭 終不能併合其國於印度 一九〇七年 英國對於近東一帶 協商 將阿富汗南北兩斷 由英俄各分其半爲勢力圈 並約定俄國政府與阿富汗國際交涉 經英人之手 不派外交官於阿富汗 此條約定後 直至一九一八年 阿富汗全爲英人領屬狀態 其國王哈比布拉 始終媚英 屈節於印度總督之下 迨世界大戰起 英國殖民

地之勢力 頓見衰頹 印度革命運動 如火之燃 阿富汗抗英之機
會亦至 惟哈比布拉王在位 依然媚英 爲印度總督之傀儡
未幾 俄羅斯大革命起 蘇維埃政府之宣傳 越土耳其斯坦 浸漸
於阿富汗 一九一九年 北部阿富汗之親俄派 得蘇俄援助 遂起
革命 殺害哈比布拉王 立其子阿馬諾拉汗登王位 新王初立 列甯
即致祝電 提議俄阿國交之恢復 列甯致電於外國國王 恐此爲創
舉 阿富汗革命 不改帝制 列甯等意見 亦無所牴牾者 則以目
前阿富汗社會革命 斷不能強行 列甯之志願 則在阿富汗民族之
解放 與英國印度勢力之覆滅 與此二大目標相同 則雖阿富汗國
王 亦可携手 阿富汗接此祝電後 即派遣大使於蘇俄 當時蘇俄首
先承認阿富汗之獨立 阿富汗大使之入俄境 沿途受熱烈歡迎 至

莫斯科後 列寧在克萊穆林宮爲懇切之招待 遂預備締結俄阿條約
余初至莫斯科時 此阿富汗大使前數日方行 其後蘇俄派前在波
羅的海率領艦隊大事活動之拉司可里尼闊夫 爲駐阿大使 遂締結
俄阿條約 此條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勞農政府批准 八月
十四日 阿富汗國王亦予批准

俄阿國交 在蘇維埃革命時 日益親善 惟至一九二一年以來 土耳
其斯坦之布哈拉地方 有安烏埃爾者 本回教徒 實舉旗反抗俄國
一時俄阿國交 又有中斷狀態 安烏埃爾在回教中 夙有聲望
人民極崇拜 此消息一經傳布 中央亞細亞及近東一帶回教民族
無不狂喜 祝其成功 當時安烏埃爾自土耳其斯坦進兵印度 有指
揮印度獨立軍之傳說 阿富汗人民本崇拜其人 政府內部遂主張援

助安烏埃爾 漸見順調之俄阿國交 忽然惡化 英國遂乘機恢復勢力於阿富汗 然至一九二二年 蘇俄調紅軍集中於土耳其斯坦 進攻布哈拉 經八月十八日之激戰 安烏埃爾卒以衆寡不敵 戰敗而亡 阿富汗輿論 驚歎紅軍之武力 又轉而親俄 政局再變 前派赴莫斯科之大使 任爲外務大臣 一時擡頭之親英派 又復匿迹 自一九二二年 至一九二三年 俄國勢力 在阿富汗逐日增加 英國則自十九世紀以來 經三大戰爭扶植之勢力 根本覆滅 非但如此 俄國在阿富汗勢力伸張 近逼印度 英國感非常之威脅 印度當局遂向阿富汗政界要人 或用賄賂 或用威嚇 百方驅逐俄國之勢力 終歸無效 阿富汗當局以俄國雖爲第三國際 而英國則爲帝國主義 在東方諸國 自比較更危險 一九二三年 英國政府

以赤化形勢之險惡 遂向蘇俄發最後通牒 要求召還駐阿大使 並向阿富汗亦下最後通牒 加以威嚇 然此二通牒 皆無效力 英國結局 只有承認阿富汗之蘇俄勢力而已 一九二四年以來 阿富汗政府 大體利用蘇俄勢力 牽制英國 以確保阿富汗獨立力爲基礎 阿富汗爲半封建制度之王國 人民慄悍好戰 經濟殆在半開化國狀態 經濟革命 到底不能成功 蘇俄政府 亦始終以阿富汗爲印度革命之策源地 向此唯一之目標猛進 至社會革命之赤化 無從進行 而俄阿國交 除因國境問題 二三度紛爭外 殆甚圓滿 至對於英國勢力企其覆滅 則每一致行動 一九二六年 俄阿兩國又締結與俄土同樣之保障條約 對英國之中東外交 加一大打擊 至蘇俄對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三國政策 比較對照 則因國情而異

有多少增減 記其大體於下 足見其同一方針而來 (一) 其主要目的 則助成民族之獨立 以驅逐英國勢力 (二) 共產革命不能強行則不強行 (三) 先起赤化運動 專向民族獨立與反抗英國 二大目標進行 不必社會革命 (四) 如有妨害其反英政策者 則不惜自當其衝 (五) 確立鞏固政府 同時明定反英政策 認其政府有實行能力時 則與其政府親交 助其反英 (六) 此等新政府亦不必固執左傾色彩 共和政府 帝制政府 均無所選擇 就上六端論定 故土耳其國民政府 波斯及阿富汗帝制政府 皆始終親善 助其反抗英國 並不冒昧煽動其國之共產黨 強行赤化 然蘇俄之對三國社會革命 亦未斷念 遂專向其領土內回教民族 圖蘇維埃主義之澈底 以徐使隣境同種民族 漸漸同化 此蘇維埃對近東中

東之政略也

一九二四年春間 余在莫斯科 歷訪土耳其 波斯 及阿富汗三大
使 親詢三國現狀 並與俄國之關係 即當時寄於大阪每日新聞 披
露三國大使之談話 是年三月五日 阿富汗駐俄大使嘎次西穆汗因
阿富汗獨立第六週年紀念 捧呈親任狀於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
長 余先期爲致祝辭 嘎次西穆汗大使對余表示 接受日本人祝辭
更增欣喜 並述阿富汗近狀云 過去六年間 阿富汗政府 內圖政
治之改良 外與近隣諸邦及歐洲諸國 恢復外交關係 事務極忙
蘇俄已於一九一八年 互相承認獨立 關係至爲親善 近與英國亦
締結通商條約 惟印度國境問題 頻起紛擾 又印度經由之武器輸
入問題 英國果否承認 余自加布爾首府出發時 此問題尙未解決

云

波斯代理大使穆夫阿海爾語余曰 波斯歷來爲英俄兩國帝國主義競爭場 兩國競爭日烈 對波斯加以壓迫 波斯國情 益瀕危殆 然自革命後 勞農政府斷然一變舊有政策 兩國之競爭遂弛緩 英國在南波斯撤退最後之屯軍 今除美國之財政顧問數名外 其餘外國顧問教官軍隊 亦無一人 三年前 波斯與中國結修交條約 當時丁蘭首府諸新聞 催促政府 何故不與日本入於修交關係 最近俄國與波斯於一九二一年結國交以來 最親善關係 二個月內結成通商條約

土耳其駐俄大使穆夫太爾拜語余曰 土國自希土戰爭以來 尤其是塞瓦爾條約締結後 土國權利 剝奪殆盡 國民舉待救國偉人之出

現 其時適有擁護國權之急先鋒凱馬爾 衆望遂不期而集於此一人
凱馬爾經數年間之力戰奮鬥 恢復已失之領土 再建國家 定都於
安葛拉 孔士坦丁已解除武裝 恐爲外國所犯 而安葛拉位於土耳其
中央 且在軍略上頗占要害之地 與俄國在一九二一年 已結修交
條約 至通商條約亦在進行中 數月內 必可結成 惟實際之通商
已早開始 俄國通商委員 最近已派遣於莫斯科 英國因穆司爾
油田問題 雖有爭議 亦易解曰 與日本國交開始 是余等多年之
切望 一九一〇年 余在維也納代理大使時 與日本駐奧大使 交
涉日土修交條約 當時日本不肯撤廢土耳其國民最感苦痛之治外法
權 遂至日土國交 不能恢復 頗屬遺憾 當時余又問 近見土耳
其急進派機關報 曾有社說 言自凱馬爾最近在國會宣言改革後

土耳其將自東方民族 漸次變爲西歐民族 徵求穆夫太爾拜之意見 穆氏云 文化之點 土耳其人 雖傾於歐化 然其精神骨髓 依然不失東洋人之資格 我等常以東洋人自誇云 臨別時 余握穆氏之手曰 日本在凡爾薩會議 提出人種平等案 不能成立 將來日本重提此問題 是否仍陷於孤立無援之境 穆氏曰 下次會議 日本之人種平等案 必得土耳其俄國波斯阿富汗等強力之援助

第九章 印度革命之失敗

列甯與印度革命 革命可成之理由 革命失敗之原因 甘地主義與列甯主義之牴觸 麥克唐內閣之印度政策 強襲作戰改爲赤化正攻法 從近東中東而至遠東方向轉換

一九二〇年之春 余在莫斯科 遇一出席會議之印度革命黨員 曾語

余曰 列甯計畫 將衝出波蘭而至德國 自中央歐羅巴 進行世界革命 萬一失敗 則轉向中央亞細亞 出阿富汗 侵入印度 決行亞細亞之革命 是年五月 余尙在莫斯科 蘇俄政府果對波蘭宣戰 杜洛斯基率紅軍長驅侵入波蘭 所向皆捷 士氣甚盛 作世界革命之夢 勇猛無前 八月將乘勝直取瓦薩 當時法國援助波蘭 見此形勢 急派威幹將軍率波蘭軍 與紅軍激戰於瓦薩城外 紅軍卒至潰敗 列甯所謂歐洲革命第一計畫失敗 遂實行第二計畫 即印度革命是也

列甯著書 曾言及印度革命 謂英人一方面增加工場勞工人數 一方面又壓迫印度土人 是不啻自己縱火 此語與列甯謂余 西洋列強在東洋殖民地 掘穴自埋 同一意味 英國投資本於印度 促工

業之勃興 增進勞動階級之勢力 又加以壓制 是在印度勞動階級
間 自行煽動革命 換言之 卽英國在印度掘穴自埋

列寧在東洋諸國中 信印度革命 最易成功 有許多理由 第一印
度爲東洋被壓制民族之唯一工業國 現有工廠八千 勞動者達八百
五十萬人 第二印度社會狀態只都會一部分工業發達 地方全體尙
在封建制度中 不滿現狀之空氣 瀰漫全國 第三印度三億五千萬
人以上 僅英國十五萬人握支配權 三種結果 印度國民反英熱度
日益騰上 民族解放運動 日益勃興 以如是情形 印度一旦爆裂
三億五千萬之印度人 將驅逐十五萬英人 築東洋革命根據地
掘埋英國 故列寧確信印度 必能革命 遂極意研究印度革命之計畫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初 頻招印度革命志士 至莫斯科 與

之聯絡 同時先在土耳其斯坦 進行赤化 爲侵入印度第一步 更以阿富汗爲印度革命前哨地 數年以來 慘澹經營 又投許多犧牲 然至今觀之 則大半歸於泡影 列寧信爲最易革命之印度 乃非常困難 出其預料以外 列寧不得不承認印度強襲 不易成功 此其中亦有許多原因 一英國之印度統治策 實用意周到 老練熟達 或使回教徒與佛教徒爭 或操縱貴族壓制農民 故十五萬英人常支配三億五千萬印度人 無革命進行之餘地 且土耳其波斯阿富汗 能讓步俄國 至印度則不容染指 實英國當局之決心 二二列寧所最大希望者 爲印度勞働階級 然其人數雖多 大都無教育 無意識 團體組織 既甚幼稚 復無政治訓練 望其同盟罷工 直接行動 決非容易 且無論何時 皆可懷柔軟化 一三二 印度革命

最大障礙 爲甘地主義 甘地當歐洲大戰之終 一九二〇年起
反英大運動 風潮殆遍全國 一時英人之支配權 非常危殆 惟甘地
素持不抵抗主義 其反英運動 僅限於和平 不敢以武力與英人
戰爭 當工人農民反英熱度激昂時將訴諸暴力 輒爲指導者 以不
抵抗主義阻止 鈍其鋒芒 故歐戰後 一九二〇年印度各地反英大
運動 皆中途蹉跌 甘地不抵抗主義 與布爾希維克極端戰鬥主義
遂不相容 且甘地常注重於農民 與勞工疎遠 與布爾希維克之戰略
亦相反 加以革命之初 英國政府中 加佐適爲外長 加佐曾任印
度總督 東洋情形 最爲熟悉 常警備蘇俄赤化 見波斯及阿富汗
漸次搖動 恐危及印度邊境 一九二三年 毅然向蘇俄要求召還
駐波駐阿兩國大使 防止蘇俄之印度侵入 更有使蘇俄印度政策失

敗者 則爲英國工黨領袖麥克唐內閣 當保守黨內閣倒時 麥克唐
組織工黨內閣 俄國預計英國印度政策 必漸軟化 不意工黨內閣
全然因襲保守黨內閣政策 對於印度取高壓手段 逮捕許多共產
黨員 第三國際印度共產黨代表幹部要人龍伊 亦由工黨內閣下令
逮捕 比保守黨自由黨 壓力更強
列甯之印度革命計畫 全反於最初之豫期 經許多意外障礙 終歸
失敗 然蘇俄政府 決不因此而忘列甯遺訓 所謂向英國革命 當
借途於印度 惟猛襲革命 既不能達 不得不採取赤化正攻法 一
面以紅手操縱印度國內職業組合 養成勞働團體之組織 及其指導
者 一面在中央亞細亞回教民族間 建設蘇維埃制度 對印度國民
施行實物宣傳 徐俟印度革命之機運 一九二五年 在土耳其斯

坦 建設烏次貝克及土耳其曼兩共和國 英國當局聞之 大爲震駭 即深慮其將來全行赤化正攻法 用實物宣傳

蘇俄革命後 近東中東諸國 形勢一變 (一)前世紀來 與俄國歷史仇敵之土耳其 一轉而爲親善友邦 (二)波斯之英俄均勢破壞

俄國勢力 遂凌駕英國 (三)全然在英國勢力圈之阿富汗 亦以俄人勢力使與英國對抗 (四)印度向來以阿富汗爲對俄前哨地 今以俄人勢力南下 阿富汗轉爲對印度前哨地 印度邊境 直接受赤化之

脅迫 (五)印度領域內 赤化革命 因英國防止嚴密 遂終不能成功

以上近東及中東諸國 除印度外 大都俄國進一步 英國退一步

惟一方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 建設反帝國主義鞏固之政府 確保其獨立 一方又在印度進行革命失敗 蘇維埃政府 對近東及中東全

局 遂將積極赤化政策 改爲消極方針 卽由突擊改爲持久戰 強襲改爲正攻法 乃舉全力集中於遠東 向蒙古及中國 尤注重廣東 積極進行赤化政策 蘇俄本先向西歐強襲 遭強力抵抗 不得不退却 又轉其鋒於近東及中東 向印度猛進 已經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而逼近印度 又遭英國強力 不能遽達 遂不得不改爲持久戰 布爾希維克更將攻擊方向 轉於遠東 集全力於中國 最近二三年 蘇俄之對外政策 積極行動者 卽在遠東之中國

第十章 蒙古之赤化

蒙古旅行之印象 半開化國民與急進思想 土地所有觀念之蒙古牧民 蒙古革命之一大中堅 蒙古國民政府 中俄蒙國際關係 俄蒙協約 烏梁海共和國 蒙古之文化的赤化 蒙古鐵道密

約說 變通自在之蘇俄對蒙策 內蒙古革命失敗

一九二〇年之夏 余歸自蘇俄 從西比利亞入蒙古 經庫倫張家口而達北京 當時蒙古在徐樹錚專斷之下 名實上均爲中國領屬狀態 余一月間蒙古旅行之印象 當時已推定蒙古不遠必爲蘇俄所浸漸 因蒙古地理上關係 南與中國之境 隔離沙漠 北與西比利亞之國境 交通多便 又西比利亞領域內 有許多同種民族 非但地理上如此 卽蒙古現在之社會及經濟狀況 亦易傳播赤化 蒙古社會及政治狀態 多數游牧民之上 有極少數之王公與喇嘛 實行專制 其組織極單純 王公喇嘛與舊俄羅斯舊法蘭西之帝王貴族大地主僧侶相同 握絕對的專制權 近代以來 王公喇嘛唯趨於迷信 習成懶惰 不知隨時勢之進步 僅依舊來之傳統 在愚闇人

民及屈從習慣上 支持其權力 除王公喇嘛外 其餘國民 悉爲同等之游牧民 且數百年來 蒙古爲清朝愚民政策所犧牲 鎖文化之門 日益黑暗 而黑暗之中 試投以新思想 必放強光 因其無智識 不能判斷良惡 新思想之侵入 遂無力抵抗 以開明先進國頭腦複雜之人 向未開化之蠻國 蒙昧民族 播急進思想 自易爲力 余觀蒙古社會及政治狀態 即知蒙古赤化之易行 且蒙古經濟狀況 國民大多數爲游牧民 本無土地所有權之觀念 土地所有權 最爲共產主義之障礙 蒙古土地廣漠 除都會外 個人殆無土地所有權 蒙古之個人所有權 其重要者 即所謂蒙古包 用皮革支持之小屋 至牛馬羊等家畜 大都爲全國共有之財產 即平均分配 亦非難事 照蒙古經濟上觀察 赤化亦極易 一九二〇年之夏 余經

過外蒙古 十晝夜間 見廣漠無垠之地 游牧成羣 已有土地共有之觀念 覺異日布爾希維克勢力東漸 必在舊蒙古著手赤化 頗使余有極強之印象

余縱斷蒙古 由北而南 到北京後 未幾 即聞俄國烏概爾男爵率殘敗之白軍 入外蒙古 占領庫倫 蘇俄政府以討伐白軍爲名 即派紅軍入蒙古 即爲蒙古赤化第一步 嗣後五年間至今日 以庫倫爲中心之外蒙 得蘇俄後援 標榜國民革命 步步趨入赤化 其步驟即(一)以留學俄國蒙古左傾青年 組織蒙古國民革命黨及青年革命團 以此二團體爲革命中堅 (二)編成蒙古國民軍 與俄國紅軍協力 破烏概爾白軍 奪回庫倫 (三)開蒙古國民會議 建設國民政府 (四)撤廢活佛 確立共和政體 (五)社會及經濟方面 在

外蒙全境 實行蘇維埃式制度 今日之外蒙 蘇俄在國外施行赤化政策 最爲得手 距余昔日游蒙時 不過五年 已如此現象 實不勝感慨

貝加爾湖一帶 蒙古邊境之中部西比利亞 原有蒙古人及布利耶圖人 約四五十萬人 蘇俄政府 至權力達到西比利亞時 直予此兩民族廣汎自治權 授其青年教育 使實習蘇維埃政治 一九二三年 遂建立布利耶圖蒙古自治共和國 與蘇俄國內 尊重少數民族之民族自決權 其政策根本一致 同時 又自西比利亞之蒙古人 對鄰境之外蒙 築實物宣傳之策源地 一九二〇年之秋 烏概爾白軍侵入外蒙 占領庫倫 一時左傾派蒙古人皆逃於俄國 蘇俄政府遂招待此等亡命客於伊爾庫次克等處

至爲優渥 並加入俄領蒙人及布利耶圖之青年 作蒙古革命運動之準備 又組織蒙古國民革命黨 後改名蒙古國民黨 此政黨實一九二一年蒙古革命之中堅 至今尙握蒙古之實權

蒙古國民黨 最初蒙古之貴族及資產階級 亦參加 如蒙古政府最初大臣哈爾哈王 亦爲創立國民黨之一人 又國民政府之總理和特是喇嘛出身 革命之初 蒙古平民階級中 政治人才尙少 以聯絡資產階級急進分子爲得策 亦屬列寧主義 至革命進展時 平民階級 漸有政治訓練 則無須資產階級 俄國三月革命之克倫斯基等 終爲列寧所推翻 卽本此主義 蒙古國民黨 亦照此步驟 黨基漸固 遂勵行黨內掃除 將革命初期舊支配階級出身之領袖 逐出黨外 國民政府最初之總理和特 內務總長布克特爾 司法總長

特夫特和 均於一九二二年 以反革命陰謀之罪 處死刑 又創立
國民黨之一人曾充國民軍總司令登次 亦以與中國商人結納圖私利
之嫌疑 處死刑 國民黨逐漸排除黨內資產階級貴族階級之黨員
赤化色彩 日益濃厚 當一九二一年 舉行結黨式時 黨員只二十
三人 至年終在庫倫等處增至百五十人 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
年 達六千二百人 經前記黨內掃除 減至三千二百人 黨員之出
身 據一九二四年調查 平民出身百分之八十八 貴族出身百分之
十四 喇嘛出身百分之十八 至一九二五年又行黨內掃除 則多爲
平民出身者 更使赤色濃厚

余在莫斯科 見發刊之新東洋及革命之蒙古諸書 知蒙古國民黨
規之梗概 第一蒙古國民黨 使黨員絕對服從黨規 勵行嚴肅之規

律 第二極端中央集權 黨幹部對黨員有絕對之權限 第三各機關各地方 到處張布黨綱 結束黨員 第四新入黨者 有一定之期限 作為黨員候補者 先行試驗 其期限因出身階級而異 平民四個月以內 貴族及喇嘛出身 須八個月以上 其根本模範 完全為俄國共產黨之黨規

蒙古國民黨最有力之領袖 為林基 是為澈底共產主義者 一九二四年 國民黨第三次大會 林基演說 題為蒙古革命之前途 其大意謂蒙古國民黨最後之目的 在澈底共產主義 我等先防止蒙古個人資本之復興 根本上經濟政策 企國家資本主義之建設 先將貿易及工業 從個人手中奪取 納於國家及生產消費組合之手 其發表政策 純為布爾希維克政策 而今日蒙古之政權 實在背後俄國

共產黨勢力中 由林基等指揮 歸蒙古國民黨掌握
俄國共產黨之支配下 有青年共產黨 受年長黨員之指導 作爲黨
員候補者 是新陳代謝之組織 列寧及司他林等 對於東洋半開化
國革命運動 老年者棄之不用 壯年者或有多少期望 其最重者則
在青年 故蒙古革命中堅 已有國民黨 遂又乘莫斯科避難之青年
陸續歸於蒙古時 復組織蒙古青年革命團 圖澈底赤化 蘇俄政府
認爲最得力之助手 其組織與俄國青年共產黨相似 其使命則較
重大 完全獨立 不在國民黨指揮之下 專監視國民黨 防舊思想之
反動 現有團員二千人 爲蒙古之最左派 專在過激方面活動 國民
黨之黨內掃除 逐出貴族出身之領袖 一掃右傾分子 皆青年團執
行監視之役 活佛之撤廢 亦此青年團宣傳之力 最初團員 以下

級官吏之子弟 占多數 其後貧民出身之青年 逐漸參加 至一九二五年 團員達七八千人 復經國民黨同樣之黨內掃除 又減至三千人 女子團員 初只一人 至一九二四年 遂有少女三百名加入 蒙古革命之中堅 爲國民黨及青年革命團 已如前述 皆純爲赤化政黨 國民黨尙多保守分子 故青年團立其背後 以過激手段 防止其右傾 青年團之背後 又有俄國共產黨加以控制 因而國民黨青年團所成立之蒙古國民革命政府 不得不爲赤化政府 但其赤化亦逐漸進步 國民革命政府成立後 至活佛撤廢 亘三年間 革新半開化之蒙古民衆 時日甚長 最初以討伐烏概爾軍爲名 君主活佛之下 設共和政府 其政體極矛盾 遂召集小國民議會 及活佛既逝 始撤廢君主制 最後召集大國民議會 建蘇維埃制共和政府

其經過途經甚多 述之如下

蒙古臨時國民革命政府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成立 其地點在恰克圖 政府初成 開端即宣言討伐烏概爾白軍 與蘇維埃政府協同作戰 同時糾合蒙古各地革命黨員 組織蒙古國民革命軍 先擊退恰克圖之中國屯駐軍隊 以恰克圖爲軍事及政治上根據地 與蘇維埃紅軍協力南下 七月六日 占領庫倫 二十日 捕虜烏概爾男爵 庫倫占領後 國民革命政府 遂請蘇維埃紅軍屯駐蒙古 協同討伐散在蒙古各地之白俄殘軍 一九二二年 外蒙全境 漸次肅清 自一九二二年三月政府初成 國民革命黨即議決建國綱領 對政府指示其方針 建國綱領大要五端 (一) 政府以根本廢絕封建制度爲目的 制定新法律 不問階級之差別 全國民一律有兵役之義

務 及服從裁判之判決 (二) 全國民各階級定均平納稅之制度

(三) 廢止奴隸制度 (四) 速開小國民議會 在大國民議會未開時 作爲臨時立法機關 (五) 保存活佛爲立憲君主 政府在其下

當圖民權之擴張 活佛無否認法律權 政府以國民會議制定之法律 報告於活佛 用國民名義宣布 宣戰講和並豫算制定權 屬於政府及大小國民議會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日 國民革命政府 制定小國民議會選舉法 十月二十七日召集議會 議員來集者 只二十五名 是爲蒙古最初之國民議會 此次議會 (一) 承認國民政府施政方針 (二) 撤廢舊法律 制定新法律 (三) 更通過議案 依賴蘇俄政府在蒙古與中國間 居中調停 次年春 小國民議會閉會 活佛依然爲蒙古之元首 至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活佛逝

世 國民革命政府 始依國民黨決議 發布四項政令 一活佛印璽
移於政府保存之 二立共和制度 但不設大總統 元首權由大國民
議會選出之國民政府施行之 三每年六月六日 定爲蒙古共和國建
設祭日 四廢除活佛年號 新定蒙古共和國建設之年號 自此蒙古
實際上成爲共和政體國 但共和制 不設大總統 元首權握於國民
議會之手 全爲蘇維埃制度 蒙古國民革命政府 益顯著赤化之色
彩 喇嘛及王族政治上勢力 掃地以盡 遂召集大國民議會 一九
二四年十一月 蒙古大國民議會開於庫倫 開會之初 即改庫倫地
名爲烏拉巴特爾和塔 蒙古語烏拉爲紅色 巴特爾即此次革命有功
軍官之名 和塔即首都 選舉議長 復選出國民黨左傾派首領基耶
登巴充任之 開會後 首先可決蒙古勞働國民權之宣言 (一)蒙

古爲獨立國民共和國 其主權屬於勞働國民 由國民議會選出之政府施行之 (二) 定蒙古共和國之國是 根本滅除封建制度餘影 在民主制度上樹立新政府 (三) 政府定施政方針十餘項 其重要者 則爲土地森林 均爲勞働國民之共產 撤廢個人所有權 一九二一年以前 締結之國際條約及借款 一切無效 至對外個人債務 亦不償還 政府統一經濟政策 國營外國貿易 因保護勞働國民權 防止反動勢力 編制蒙古國民革命軍 並授勞働者以軍事教育 宗教與國家分離 認宗教爲國民私事 確保勞働者意思表示之自由 政府以言論機關 委諸勞働者之手 保證所有集會之自由 政府預備勞働者會場 保證勞働組合之自由 政府與以必要物質上援助 舊王族及貴族之稱號 並其特殊權 一切撤廢 鑑於全世

界之勞働階級 至資本主義根本覆滅 向共產主義進行 故蒙古共和國 對外政策 尊重全世界被壓制民族及勞働階級之利益 期根本目的一致 但與他之資本主義國 結友誼之關係 如侵害蒙古共和國之獨立 則斷然抵抗之 以上宣言 恰似列寧等一九一七年十月 建立蘇維埃政府之過激宣言 至對外個人債務 亦明白取消 更非列寧等所及 洵極端之過激派

蒙古國民大議會制定之憲法 與蘇維埃憲法 大同小異 其根本上精神 更屬相通 即大國民議會休會期間 國家主權 由小國民議會行之 小國民議會休會期間 由小國民議會幹部及政府代行之 共和國憲法之變更 則由大國民議會決定 大國民議會 由農村都市人民及軍隊選舉 議員人數 每年以各選舉區人口比例定之 小

國民議會由大國民議員選出 對於大國民議會負責 大國民議會
二年一次召集 小國民議會一年二次以上召集 每期選出五名幹部
會及政府閣員 小國民議會 監督政府 並監視大國民議會議決案
及憲法之實行 政府以內閣議長副議長 軍事及經濟會議議長 並
內務外交陸軍財政司法教育經濟各總長會計檢查院院長組織之 選
舉權及被選舉權 屬於自能勞働生存十八歲以上國民全部 及國民
革命軍之兵士 至商人及舊貴族喇嘛與不從事勞働者 皆無選舉權
蒙古共和國國旗 以赤色旗加國印 就以上主要點觀察 與俄國
蘇維埃制度比較 蒙古大國民議會 即蘇維埃聯邦大會 蒙古小國
民議會 即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 又蒙古國民黨立於政府及議會
背後 握政治之實權 亦與俄國共產黨握蘇維埃政治之實權無異

至其國旗爲赤地國印 更明白顯著爲赤化之表徵
蒙古現狀 在國際上頗有疑問 即對於俄國及中國之關係 甚不明瞭 一九二一年之革命 俄國即承認蒙古之獨立 交換全權代表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在莫斯科締結俄蒙條約十三條 第一條即聲明蘇俄政府 認蒙古國民政府 爲蒙古唯一之合法政府 嗣後即互遣駐使 是明認蒙古爲獨立國 但一九二四年三月 加拉罕在北京與中國外交部簽字之中俄協定 第五條又聲明蘇俄政府 承認外蒙古爲中國完全領土 並尊重該領土中國之主權 蘇俄政府屯駐外蒙古軍隊 其撤退期限 及兩國邊界安甯辦法 俟本協定第二條所定之會議商定後 直將屯蒙軍隊全部撤去 照此條協定 蘇俄政府對中國又表明不承認蒙古之獨立 同時俄蒙協約 又不取消 蒙古

亦不承認中國之宗主權。俄蒙協約在蘇俄國交上亦不受中國政府之拘束。當初庫倫政府原依賴俄國立於蒙古中國之間。居中調停而蘇俄並未向中國調停。直將蒙古攬入蘇俄掌握。至今俄蒙及中國關係照法理上解釋甚曖昧不明。實際問題則蒙古名爲中國領屬已變爲蘇俄領屬。確已在蘇俄勢力範圍以內。一九二五年俄國外長翟趣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亦聲明謂吾人認蒙古共和國爲中國領土一部分。同時認蒙古共和國自治權。不使中國干涉其內政。並認蒙古有獨立之外交。內政不干涉。外交能獨立。決非單純自治國。乃完全獨立國。即蒙古是中國領土。却是獨立國云。照此聲明。蒙古之國體眞矛盾已極。正與推活佛爲君主。又在其下設共和政府。同一筆法。與其謂蒙古爲獨立國。不如逕謂蒙古

爲蘇俄領屬國 蘇俄外交 變通自在 眞微妙之至
蘇俄外交 變通自在 不止一端 外蒙古之西北隅 烏梁海問題
亦復繼起 一九二四年六月 蘇俄政府與蒙古政府代表 協議烏梁
海問題 其結果 解決地方所屬 須先明烏梁海人民本身之希望
尤須使烏梁海人民文化之向上 養成其政治的自覺心 故將所屬問
題 延期解決 由俄蒙政府以友誼援助 促烏梁海文化之向上 是
年十月 所謂文化已向上 換言之 卽赤化烏梁海人民 習於蒙古
遂建立烏梁海共和國 行蘇維埃制度 置於俄國勢力範圍之下
最近此方面之形勢 因邊遠交通不便 亦不知其眞象 惟其地接近
西比利亞 俄國勢力澎漲 完全赤化無疑 蘇俄之赤化侵略 如對
烏梁海 與對蒙古同一方式 並不居吞併之名 其侵略政策 在國

實際上真推巧妙

俄蒙關係 近年頻頻喧傳者 更有鐵道密約說 一說布設七綫 一說布設三綫 皆自庫倫縱橫蒙古 與蘇俄聯絡 其建設條件 記之於下 (一)蘇俄政府與外蒙古政府 因外蒙交通開拓 先敷設赤塔至庫倫之鐵道 (二)赤塔庫倫鐵道 設營業公司 其敷設費 四分之一 由外蒙政府負擔 四分之三 由蘇俄政府投資 不用他國資本 (三)鐵道技師用俄人 其管理權亦屬於蘇俄政府 (四)築路工人用蒙人 但雇用其他一切事務 外蒙政府 不得干涉 (五)鐵道沿線兩旁 一百俄里內 俄人得自由置買土地房屋 (六)鐵道沿線一百俄里內 俄人得自由採伐森林 (七)鐵道沿線之電報電話及郵政皆由俄人設置 (八)鐵道建設後 保路事務 由俄國

政府行之 (九) 鐵道建設後 所有職員 歸蘇俄任用 (十) 鐵道收入之貨幣 以蘇俄政府發行之國幣充之 (十一) 鐵道開通後 五十年內 外蒙政府得收回之 (十二) 外蒙政府 五十年後 不能收回該鐵道時 蘇俄政府於九十九年後 將該鐵路無條件交還 外蒙政府 此密約條件 喧傳頗盛 究竟真象 亦不能明 惟蒙古北邊之水路及蒙古航空獨占權 已爲俄人所得 則爲顯明事實 現已着手開拓

俄蒙之文化關係 更有可注意者 則爲俄國學者之蒙古探險 已努力進行 俄國有名蒙古探險家庫次隆夫 至蘇維埃政府時代 依然繼續其事業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 亘四年間 決行西部蒙古之大探險 最近已有許多發明 携回莫斯科 又列寧格拉之全俄學

士會 近亦網羅多數學者 組織蒙古探險隊 分地質地層考古經濟地理生物言語及動物八班 七月下旬預定半年內入蒙古 目下正在各方面專門調查

照以上所述 即知最近六年間 外蒙古形勢全變 舊活佛及王公制度之蒙古 已不存在 紅色蘇維埃蒙古 確已出現 惟蒙古爲文明最低之國 能否赤化 我等殊不可解 非但如此 蒙古現在之國際地位 按國際法之原則 亦甚不明 惟蒙古數百年傳統之勢力 一旦顛覆 逐王族 倒活佛 抑制喇嘛教 以逐水草之遊牧民 注入列甯主義 則布爾希維克之手腕 不得不令人驚歎 至蒙古國際地位 亦趨於曖昧 爲中國領土 同爲時獨立國 既爲獨立國 又入蘇俄勢力範圍 蘇維埃外交 變通自在 亦不得不令人咋舌

歐美列強 或在中國北部 或在長江 或在中國南部 互相排擠
使中國國民起反抗之運動 在中國多年扶植之勢力 恐漸衰退 而
蘇俄乘此機會入蒙古 並赤化蒙古 歐美列強之在中國 取壓迫干
涉侵略之方式 蘇俄之在蒙古 取協力援助同化之方式 其勢力遂
不能及

外蒙既已赤化 俄人又着手內蒙 惟內蒙戈壁沙漠及興安嶺山脈
均爲東三省勢力所及 防止嚴密 俄人志不得逞 一九二三年 卽民
國十二年 內蒙亦組織國民黨 由中國國民黨 養成急進派之內蒙
青年 藉外蒙政府及中國國民黨之援助 徐集黨員 一九二四年冬
在北京開準備會議 設中央執行機關 一九二五年 號稱黨員三
百名 候補黨員三千名 是年十月 在張家口開第一次內蒙國民黨

大會到會黨員極少 開會時 除外蒙政府廣東政府派代表外 馮玉祥亦派代表列席 互相頌祝 望內蒙解放之成功 大會決議發表過激宣言 亦純爲列寧主義 閉會後 黨中領袖白雲梯全永昌等 在張家口近郊之新村 設立黨本部 籌畫內蒙義勇軍之編制 又在包頭開設軍官學校 以白雲梯爲校長 企圖內蒙之革命 一九二五年 郭松齡之變 黨人以爲內蒙赤化機會已至 乃郭松齡旋即覆沒 且彼等最深倚賴之國民軍 亦自天津退北京 更拋棄張家口 走甘肅 遂致無所立足 各地分散 最近黨中幹部多人如白雲梯等 皆走庫倫 在外蒙古政府保護之下

第十一章 赤化運動漩渦中之北京

最初赤化使之優林 越飛與馮玉祥及廣東 加拉罕之東來 俄

國最初向中國聲明 中俄及日俄協約之締結 布爾希維克之宣傳標語 民衆暴動之失敗 蘇維埃巨頭之北京來集 國務院前大慘劇 國民軍之北京撤退

一九二〇年之夏 余歸自蘇俄 經西比利亞到蒙古邊境時 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 亦與余同時經蒙古 正入中國 是年七月末 余經庫倫到北京 優林因皖直戰爭阻碍 當遲到二三月後 蘇俄政府之中國赤化運動 實以優林入北京爲開幕 優林自一九二〇年之末 滯留北京約半年 次年夏 日俄會議在大連開會 遠東共和國全權來預會 余與優林復遇於大連 當時傳說優林到中國 撤散宣傳費 毫無成績 頗受政府非難 中途召回 事實上恐不如此 優林到北京後 察知中國政府顧慮列強之干涉 不欲與俄國談判 遂轉其方針

向在野智識階級聯絡 求蘇維埃主義共鳴者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爲始 與許多大學教授親善 日與學界方面有力者接近 並表示蘇俄政府之意 退還庚子賠款補助教育費 以博教育家好感 更藉教育家得接近學生 蘇俄政府 與中國學生 遂有特殊關係 並組織鞏固之團體 成立中國全國學生聯合會 實優林在北京時最大成績 優林去後 繼來北京者爲巴開斯 其活動亦與優林同 限於在野有力者往還 與中國政府 始終不得交涉 其原因固由時機太早 又優林與巴開斯 皆爲俄國三等人 物 不克登中國之大舞台 於是 一九二二年 蘇俄政府遂派遣一等人物之越飛 遠來中國 越飛在一九一九年埃司特尼亞之講和會議 余曾與會晤 當時彼以西洋專門著稱 東洋事向不研究 此西洋專門之越飛 忽來東洋

余初聞之 有意外之感 其後在長崎及熱海等處相遇 親聞其緒論 始知其實抱一東洋赤化之大願而來 並曾語後藤子爵曰 余從蘇維埃政府 受有中日兩國交涉絕對之全權 亦非虛誣 惟越飛既屬著名人物 又爲實際稀有之辣腕家 權限又大 東方對之 頗引起猛烈之反感 恐彼在一九一九年任德國大使時 所演赤化革命 再演於中國 故中國朝野 咸目爲赤化之魔物 極端危險視之 到北京後 只有學者及學生歡迎 其得意者 卽爲北京大學職員歡迎會 當時大學校長蔡元培卽席演說 俄國之勞農政治 我等視爲我國試驗之先驅 我等誠意望中俄國民 互相友愛 因兩國同盟實能增進兩國人民之安寧幸福 並勸越飛痛飲 此外各方面 則憎惡已甚 空氣壞極 致害彼之健康 臥病不愈 遂有勸其避去北京 轉地

療養者 不久即赴上海 即從勸者忠告 將轉地廣東 惟無論何處 皆遭嫌惡 一時頗不得志 當時後藤子爵 以日本多溫泉 勸其轉地日本 越飛遂東渡 至東京 日本朝野 亦深惡之 益使其健康不復 無法開始日俄會議 又中途斷絕 越飛病遂沈篤 不得不離去日本

當越飛在遠東時 中國日本 皆無所得 徒增對俄之反感 自害健康 然至今考之 東洋赤化之種子 實爲越飛所蒔 其在中國有二大事績 不得不令人驚歎 其一則旅居北京 短期時間 在中國許多武將中 知可與俄國共事者惟馮玉祥 遂與之携手 以唯物主義共產黨之越飛 能注意馮玉祥 可稱異事 亦足徵其目光之銳 又其一則在上海與孫文款洽 更在熱海與廖仲愷協商 允援助廣東政

府軍官學校之建設 北與馮玉祥默契 南與廣東政府提携 實越飛
在中國二大事績 扶植南北兩大勢力 中國赤化史上 允宜特筆大
書 使越飛健康 久留中國 揮其赤化之辣腕 則一九一九年 德
國赤化革命 雖不至再演 亦必大擾中國 幸而不幸 中途罹不治
之重病 橫臥而歸俄國
繼越飛之後者 是加拉罕 當時傳說 加拉罕與越飛 互相排擠 政
策上兩不相容 實爲政敵 蘇俄政府因越飛在遠東 惡感甚深 遂
派加拉罕 中國朝野 果熱烈歡迎 惟加拉罕到北京後 仍遵越飛政
策 北與馮玉祥繼續提携 南與廣東政府努力援助 其結果 國民
軍掌握中央實權 馮玉祥在張家口 操縱非京之段祺瑞 廣東政府
亦着着增進其地盤 伺北上之機會 即越飛所蒔赤化之種子 至此

已吹芽而出 加拉罕更日益培植 遂逐漸長成

加拉罕最初頗得中國好評 到任時 備受歡迎 其重要原因則爲一

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俄國對中國通牒 是加拉罕署名 此通牒

在中俄國交上實有紀念之價值 其大意則爲蘇俄政府 非但反對外

國侵略主義 即舊俄帝政時代 本國侵略政策亦所反對 至舊俄政

府單獨 或與日本及歐美列強共同 侵略中國一切權利 皆返還中

國 一八九六年之條約 一九〇一年之北京議定書 及一九〇七年至

一九一六年間 與日本締結條約 均全部廢棄 一九〇〇年之團匪

賠償金餘額全數退還 領事裁判權 立即取消 中國人民 與俄國

人民 同爲自由之國民 欲免中國爲第二印度 先認中國爲惟一之

同盟國 援助其自由 蘇維埃政府 當一九一七年來十月大革命之

初 卽已聲明 惟爲日本及歐美之新聞界阻遏 不使傳於中國 茲
再重申前意 以告中國國民 望速開正式交涉 此通牒到中國後
中國官民 大表好感 中國諸新聞 亦振筆贊歎新俄政策之改變
當時中國人 尤其是青年學生 極端夢想勞農政治 渴仰列甯之天
下 對此通牒 極喜蘇俄政府 而實際上蘇俄政府 當時亦是誠意
經過四年 一九二三年之秋 署名通牒之加拉罕 忽來中國 其
歡迎自不待言 但中國當局之歡迎 其用意則欲使加拉罕在外交上
履行此通牒 其後中俄交涉開始 中東鐵道問題 中國即根據此
通牒 爭執頗強 而加拉罕則又百端推宕
加拉罕之來北京 非但逾越飛政策 扶植南北兩大勢力 且爲越飛
所不能遂者二大事 亦圓滿解決 卽中俄日俄兩條約之結成 越飛

在中國及日本之交涉皆失敗 固由時機未至 亦因其昧於東洋情狀 且性格高岸 徒傷中國日本當局之感情 加拉罕在蘇俄政府中最精通東方事務 又性格圓到 風采閑雅 前因署名通牒 已得中國好評 故到北京 竟排除列國之妨害 與中國政府開始交涉 一方以巧妙宣傳 言日本交涉已經進步 以牽引中國 遂與中俄督辦王正廷草定中俄條約 旋因外長顧維鈞停止調印 生一大頓挫 加拉罕頗周章狼狽 突下最後之文牒 要求三日內調印 當時余適在莫斯科 聞勞農政府 以加拉罕下最後文牒爲帝國主義之外交 評判頗惡 未幾加拉罕即察知顧維鈞與王正廷競爭意見 其動機甚單純 遂巧轉局面 與外交部直接交涉 一切秘密 突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將中俄條約結成

日俄交涉 比中俄交涉更覺困難 越飛在長春東京兩度會議 經許多波折 中途均破裂 日俄兩國在西比利亞 本有利害共通之點 惟當局之間 因思想主義制度之相異 與西比利亞出兵之誤解 頗難融合 思想主義制度相異 已爲很大障礙 再加以巨數年間西比利亞出兵 當時越飛卽云 是乃掘兩間誤解之溝 蓋難飛渡 乃加拉罕與芳澤全權 自一九二四年春間 開始交涉 約一年間 公私會見百餘次 至一九二五年四月 日俄條約 亦竟結成 國交斷絕 將及七年 一旦恢復 非僅日俄條約本身之價值 卽從東洋方面觀察 主義不同之二大強國妥協 其關係亦實爲重要 加拉罕之在北京 最初二年間 中俄日俄二條約 已慶成功 惟其成功 尙不止此 中俄條約結成後 卽任爲駐中國大使 一躍而爲

外交團之首席 又連合國民黨與共產黨 爲反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 與全國學生聯合會等團體相提携 因中國輿論 反對帝國主義 撤廢不平等條約 巧爲利用 徐向列強公使團盤旋 始發揮蘇維埃外交之特色

當時第二次奉直戰爭起 其結果 與赤化風潮不相容之吳佩孚敗走 中央實權 歸於國民軍馮玉祥之手 赤俄勢力 遂隨國民軍瀰漫於中國北部 同時孫文北上 國民黨有力者咸集於北京 國民黨及各地學生 在勞働者間 扶植蘇維埃之潛勢力 漸漸鞏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上海事件突發生 遂使此潛勢力浸入中國各方面 者 一時表現於外 五卅事件 實爲對中國赤化運動不好機會(一) 肇事地點在上海爲中國工業之中心 (二) 當衝之國 爲蘇維埃目

爲資本主義巨魁之英國 (三)運動之中堅 又爲布爾希維克最信賴之勞工與學生 布爾希維克以爲機不可失 遂大與援助 果因五卅事件爲導火線 去年夏間 所謂打倒帝國主義 破壞不平等條約之宣傳標語 竟風靡全國 加拉罕大使 一舉一動 實左右中國之大勢

當時頻傳蘇俄欲乘勢一氣呵成 謀中國北京之赤化 果爲事實 則馮玉祥在去年秋間 西北及直隸河南陝西甘肅 皆入其手時 段祺瑞之執政府 本爲傀儡 可隨意推翻 十一月 又有郭松齡之變 當時識者咸危慮北京將爲第二之廣東 余之推測 斷爲時機尙早 此不過中國大革命之演習 當十一月二十七日 民衆大暴動之前一夕 即傳說徐謙李石曾吳稚暉等國民黨左傾派 得馮玉祥諒解

將倒執政府 建立委員制政府 翌日徐謙等率領民衆 乃僅僅包圍
段祺瑞邸及二三大官邸 並燒晨報館而止 執政府依然存在 使蘇
俄當時果有志於中國北京赤化 何不棄此奪取政權 此即加拉罕陰
謀 認爲時機未熟之左證

民國十五年春 國民軍在北京 事實上行軍事專制 大肆暴威 適
值莫斯科共產黨遠東部長庫比耶克 及俄國勞働組合幹部萊布塞
同時東來 招集遠東革命委員長嘎馬爾尼克 及廣東政府最高顧問
鮑羅庭 咸至北京 與加拉罕大使相會 開重要會議 對中國時局
有所討論 當時又喧傳俄國將赤化北京 惟加拉罕等以國民軍樹
敵四方 赤化北京 無何等利益 非積極之政策 果又僅以三月
十八日學生大運動而止 此次大運動 在國務院前演大慘劇 徒犧

牲學生二百餘名 至四月十日 鹿鍾麟推倒執政府 亦並未實行委員制 乃推戴敵軍之吳佩孚 其後國民軍漸爲聯合軍壓迫 遂退至南口以北

國民軍敗退後 中國北部之赤俄勢力 受一大打擊 北京遂歸於聯合軍之手 張作霖與佩孚先後來京 在懷仁堂相見 互相提携 討伐赤化 及召還加拉罕之聲 遍於全國 照今年夏間 中國形勢 蘇俄計畫 似已挫折 乃莫斯科政府並不悲觀 認國民軍敗退 非全局之失敗 亦未將加拉罕急急召還 蓋認中國之俄羅斯 國民軍外 尚有一得力之助手 此助手爲誰 即廣東政府之黨軍

第十一章 廣東與莫斯科

孫文與列甯 廣東之測量 越飛與廖仲凱之會見 鮑羅庭二策

蘇俄革命之經驗 軍官學校之設立 黨代表制之採用

列甯爲近代俄國偉人 孫文亦爲近代中國偉人 孫文與列甯閱歷性格 頗多相似之點 二人皆久作亡命 備嘗艱苦 及其得志 皆能叱咤革命羣衆 立其陣頭 作乾坤之一擲 列甯抱極端過激思想 號爲狂信主義者 孫文亦吹法螺 號孫大砲 列甯自信共產黨即乃公 乃公即共產黨 孫文亦信國民黨之孫文 成爲孫文之國民黨 列甯爲大斯拉夫人 而有東洋性格 孫文爲東方之產 而有西洋風度 二人並有兼容並包之量 今此二人 均中途而逝 其遺骸皆爲民衆崇拜 作木乃伊 爲永遠紀念 西有列甯 東有孫文 眞可對照 孫文之年齡及革命運動 皆爲列甯之先輩 列甯之成功 乃先於孫文 晚年之孫文 漸思以列甯革命經驗 試行於中國 一九二〇年

即民國九年 孫文再興廣東政府 其施政方針 基於社會主義左傾思想 有模倣列寧蘇維埃主義之傾向 當時孫文自上海將赴廣東 與蘇俄代表相見 謀種種之提携 其後再至廣東 果採新官制 設社會事業局 勞工局 土地局等 勵行社會制度之改革 勞働者生活之保證 勞働組合運動之獎勵 地價之公定 更起草工會法 工場法 產業組合法 商會法 各種社會條例 社會主義色彩 日漸濃厚 廣東軍政府派遣代表至莫斯科 莫斯科政府亦派共產黨員阿來克塞埃夫來廣東 其次則設通信社 以陳獨秀之機關報爲始 分達各新聞社 盛宣傳蘇維埃政情 與共產革命運動 阿來克塞埃夫至廣東 先建設俄文學校 軍政府亦在高等師範 新增俄文專修科 非常熱心講廣東與莫斯科接近方法 並傳孫文與阿來克塞埃夫 在一九

二一年三月間 締結協定 (一)蘇俄聯邦政府 與中國西南護法政
府 互尊重其主權(二)兩政府間即刻恢復商業關係(三)軍政府區域
內 認許共產主義之宣傳 (四)遇必要時 兩政府當爲經濟上之協
助 (五)兩國民當照最惠國條例互相待遇 此協定並未公布 阿來
克塞埃夫去後 一九二一年夏間 孫文在廣西時 俄人馬林又來訪
孫文遂詳細諮詢蘇維埃政治 研究俄國革命經驗 與中國現狀相
合者 當時孫文從馬林得其大體 (一)孫文三民主義中之民生主義
與列寧共產主義相通 (二)從中國現狀上推測 民生主義 第一
著手可行者 爲列寧之新經濟政策 當時意見一致 馬林自廣西來
廣東 見國民黨之無力 與客軍之橫暴 甚爲失望 遂無何等計畫
離去廣東 要之阿來克塞埃夫與馬林 先後來訪孫文 自蘇俄政

府視之 不過爲廣東之測量 至兩政府具體諒解 握手固交 蘇俄政府 決定援助廣東政府 則自民國十一年越飛東來後 介紹鮑羅庭充廣東政府顧問爲始

一九二三年 即民國十二年夏間 余訪越飛於熱海 適有一中國紳士亦訪越飛 問其人 知爲廣東政府之領袖廖仲愷 其時越飛養病於熱海旅館中 與廖仲愷密議軍官學校之建設案 此案爲廖仲愷提出 抑爲越飛提出 眞象不明 以余推測 大概廖仲愷提出 承孫文之命 求蘇俄政府之後援 當時孫文之廣東政府 純在客軍之手 國民黨最初本無直接之武力 廣東客軍 當時號建國軍 推孫文爲大元帥 此建國軍由西南各省軍隊 分別獨立編制 壟斷各地方之租稅 橫暴已極 廣東政府之權力 限於廣州城 出廣州一步 即無

何等實力 一旦有事 廣東政府 無非依賴客軍 此客軍內容 大都從各省退伍者組織而成 純爲烏合之衆 本質惡劣 專以金錢權勢爲目的 風紀極壞 民國十三年 陳炯明軍 逼近石龍 廣東形勢危急 孫文召建國軍將領 作悲慨之演說 謂上年余來廣東 本爲諸君推戴 然今日建國軍 又絕不服從命令 余將辭大元帥 退隱田園 當時建國軍將領 對孫文發誓 願服從大元帥命令 及至出發時 又要求開拔費 遷延不行 孫文感此困難 早思脫離客軍 自行組織赤衛軍 養成直接指揮之軍隊 廖仲愷之訪越飛 即負此使命 求蘇俄後援 越飛極端贊成 立予援助 蘇俄政府以自身之經驗 知廣東政府最緊急者 即在軍官學校之建設 蘇俄革命之初 勞農海陸軍總長杜洛斯基 編制赤色軍 慘澹經營

所最感缺乏者 即在軍官 招集兵士不難 任用軍官頗不易 當時軍官 大都帝制派 及資產階級出身 蘇維埃府政 不敢信賴 最初時 仍用舊俄帝政時代之軍官 別派二三人監視之 使指揮作戰 此亦暫時不得已之辦法 不能持久 於是杜洛斯基建設赤色軍官學校 選勞農之俊才 以新規制養成赤色軍官 此學校生徒畢業後 悉派充赤軍將領 面目一新 遂發揮赤軍之實力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 各方面反革命軍 向莫斯科三面進攻 當時蘇維埃政府 勢甚危急 實賴此赤色軍擊破各方面軍隊 蘇維埃政府 遂得根本鞏固 先後戰役 皆赤色軍官學校之青年將領 立於最前線 其戰鬥力 十分堅強 布爾希維克於本國革命 得此實驗 故越飛聞廖仲愷承孫文使命 提出軍長學校建設案 甚表同

意 並推薦鮑羅庭充廣東政府顧問 決定實行

一九二三年即民國十二年 十二月 鮑羅庭忽蒞廣東 亦即俄國義

勇艦隊航路開拓之始 廣東政府 待以國賓 設廣大事務所於廣州

鮑羅庭當土耳其革命時 實參預凱馬爾之帷幄 經驗既當 手腕

敏捷 故蘇維埃使其再來中國 鮑羅庭之來 實負有二大使命(一)

援助軍官學校之建設(二)勸告國民黨與共產黨融合 在廣東留滯二

年 此二大使命 皆完全奏效 亦即國民黨與廣東政府 漸次發展

之最大原因

國民黨軍官學校建設案 在國民黨第一次大會通過 民國十三年

由廖仲愷^①匆匆創立 聘鮑羅庭爲顧問 積極籌備 在廣東及上海招

集學生八百名 考試極嚴 就黃埔海軍學校舊址 建立國民黨軍官

學校 派蔣介石爲校長 蔣介石正派赴莫斯科考察俄國赤色軍官學校 遂候其歸國 是年四月行開校式 學校課程 大體軍事教育 仿日本士官學校 政治教育 仿俄國赤色軍官學校 軍事與政治之教育 同時並進 即一方強行軍隊教練 一方教授政治革命社會主義等講義 政治課目 由國民黨領袖廖仲愷戴天仇胡漢民等自執教鞭 又自俄國派來赤色軍官 以犧牲與團結之信條 輸入青年學生頭腦 學校規律極嚴 當時學者因病及逃出者甚多 惟在校能畢業者 即爲斬新赤化軍官候補生 遂爲國民黨黨軍之中堅 生徒八百名 增至千名 第二次募集 則爲二千名 更增至三千名 開校十個月後 第一次畢業 民國十三年冬 以此新赤色軍官爲幹部 編成國民黨軍六千人 兵數雖少 士氣橫溢 規制亦嚴 非烏合客軍

所能及 十月攻擊商團 解除其武裝 民國十五年三月 破洪兆麟軍 占領潮州汕頭 五月又平定雲南及廣西客軍 學生軍遂著名於南方 此學生軍占領農村時 即組織農業協會 使自衛農村 供給武器藥彈 成立農民軍 入都市 即組織勞働工會及糾察隊 但此等農業協會勞働工會農民軍糾察隊等 皆共產黨操縱 國民黨右派不能參預 一切仿俄國赤色軍 並採俄國軍制 立黨代表制 民國十四年春 雲南及廣西客軍皆盡 廣東政府由廖仲愷提出財政整理案 確定財政方針 改變其組織 七月又廢元帥制 建設現在委員制政府 此改革中心人物之廖仲愷 未幾即爲刺客暗殺 學生軍又乘此機解除客軍三萬人武裝 廖仲愷死後 汪兆銘爲主席委員 統裁廣東政府 其後陳炯明敗退 廣東政府 占領惠州 並將國

民黨最右派之許崇智軍隊解散 廣東軍隊十五萬人 減爲七萬人
定名爲國民革命軍

繼起之重大問題 即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軍 應如何聯絡方法 當時
國民黨所最憂者 即各軍雖歸國民黨統轄 而各軍仍存各軍勢力
恐實力派割據之狀態 漸次出現 應如何束縛各軍 置諸國民黨把
握之下 在黨軍編制上 實爲重大問題 國民黨首領 幾經討論
結果容納顧問鮑羅庭之意見 仿照俄國赤軍編制 立黨代表制 即
自軍團至中隊 各部隊由國民黨任黨代表一人 對於軍事長官 有
監督權 軍之黨代表 監督軍長 師之黨代表 監督師長 各軍事
長官 頒發命令 必須經黨代表之副署 同時又防止軍長及師長
扶植勢力 更調頻繁 又顧慮黨代表與軍長或師長結託 亦時時調

動 定爲制度 國民黨之各部隊黨代表 共隸屬於中央黨部總代表
使汪精衛當其任 更在國民黨內設軍事委員會 以蔣介石爲委員
長 國民革命軍之軍權 集中於國民黨部 其結果 各軍完全緊縛
於國民黨把握力下 國民黨及廣東政府內部 結束鞏固 遂徐待北
伐機會之到來

第十二章 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 向國民黨參加運動 國民黨內訌及廣
東政變 兩黨之妥協策 兩黨主義及政策之比較 商團政府之
建設計畫 國民革命之共同作戰

遜羅庭二大使命 一爲援助軍官學校之建設 已如前述 得意外之
成績 一爲中國共產國民兩黨妥協計畫 應再詳述於下 當越飛及

鮑羅庭未來中國前 尙有一人 對中國共產黨之組織 多所運動 及第三國際遠東支部之幹事温金司克 民國十年 由莫斯科赴上海 即以上海爲中心 奔走運動 改良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青年團 次第完成 中國共產黨 民國七年已在北北京舉行結黨式 當時組織甚不完備 經陳獨秀李大釗等諸首領 極意經營 養成戰鬥黨員 在青年學生間 盡力宣傳 於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前綫同盟 社會主義研究會等 大小八十餘團體 分設於全國各地 以共產主義之宣傳 與共產黨勢力之充實爲目的 民國八年 社會主義青年團亦組成 至民國九年 又有中國勞働組合書記部之成立 是在中國勞働史上 可以特書者 此中有紅手參加 恐即第三國際派遣員 温金司克等所謀畫 其後中國共產黨得布爾希維克之援助 並以其

經驗爲基礎 定黨規 固結束 組織完善 民國十一年秋 在廣東開第一次大會 正式表示中國革命之運動 社會主義青年團 亦先後在廣東開第一次大會 至民國十三年 改名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其內容純仿照少年國際共產黨之組織 勞働組合書記部成立後 至民國十四年五月 全國總工會組成 其任務遂移於總工會 中國共產黨及附屬各機關 當世界大戰後 萌芽而出 蘇俄勢力 遂浸漸於中國 至根本培植 枝葉繁榮 則純賴俄國布爾希維克之援助 及其經驗 民國十四年夏 有深通共產黨情形之朱華 在上海時事新報 發表記事曰 中國共產黨 是第三國際之支部 一切行動 是奉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命令 中國共產青年團 即少年國際共產黨之支部 少年國際共產黨 附屬於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 雖

有獨立之名 實係寄生性質 換言之 即二而一者也 共產黨組織極精密 其規律極嚴 首領之統率黨員 如軍官之指揮兵卒 黨員奉首領命令 絕對服從 其黨內組織及黨員精神 實堪驚歎 其建設成功 全賴富有經驗蘇俄共產黨員之指導云 由此記事觀之 則溫金司克等之對於中國共產黨 努力連繫於第三國際 實非常盡力 其辣腕亦可想像 中國共產黨 及附屬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遂與莫斯科之第三國際 關係一切 相互之間 成立共同作戰之盟約 惟以中國現狀 工業幼稚 本無所謂勞動階級 共產黨雖成立 實無獨立進取之餘地 恰如俄國十月革命 須抱定左派社會革命黨 方得成功 以此經驗 遂思抱定國民黨 以國民黨勢力 達其赤化之目的 從革命戰畧上觀之 自爲最上之策 越飛在上海 與國

民黨領袖接洽時 即先以其策游說之 至鮑羅庭到廣東 遂向孫文提出條件 蘇俄允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 惟廣東政府須容納共產黨 並勸孫文以國民共產兩黨投合之有利 民國十一年 中國共產黨代表赴莫斯科見列寧 當時列寧亦勸中國共產黨 當與國民黨提携 次年第三國際大會 遂通過承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之議決案 鮑羅庭之在廣東 國民黨內 對共產黨 屢表示反對 或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抱合 危及國民黨內部之團結 或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必釀大害 反對派之頭目 為馮自由劉成禺等 屢諫止孫文 惟孫文意中 蘇俄提携 及共產黨合併計畫 已經成熟 遂排除衆議 於民國十二年秋間 發表根本方針 決行國民黨改組 其根本方針一

一) 國民黨之組織 因共產黨之組織而改變 (二) 國民黨以三民主

義爲黨綱 但使共產主義 色彩濃厚 (二)許共產黨加入 並特設
籌備處 使馮自由譚平山二人作成改組案 馮爲右傾派首領 譚爲
左傾派首領 其意見時時衝突 孫文則常袒助譚平山 謂共產主義
即民生主義之一部 共產黨以無條件入黨 奉三民主義 有何不
可 是三民主義包容共產主義而已 民國十三年一月 廣東開國民
黨大會 遂決議共產黨之加入案 其結果 中國共產黨員 全數加
入國民黨 服從其黨規 表面上 是國民黨征服併吞共產黨 其實
際 則共產黨在三民主義之旗下 唱自家主義 結局遂影響國民黨
之將來 其後事實 果純爲共產黨宰割國民黨 舊國民黨幹部左右派
遂有對峙之形勢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三分之一 爲共產黨
首領所占 譚平山任組織部長要職 遂使國民黨逐漸共產黨化 國民

黨政策 亦漸爲共產黨政策 如被壓制民族之解放 帝國主義之破壞 不平等條約之撤廢 皆第三國際標語 日益採用 遠在中國南部之一角 竟築成列甯主義新根據地

國民黨內 共產黨員 勢力日張 國民黨右派 見共產黨對廣東政府 懷抱野心 反對左派與共產黨提携 最近二三年間 國民黨左右兩派之爭鬥 繼續不斷 時起大波瀾 孫文在世 以大首領之力 對於左右極端派 尙能加以抑止 至民國十四年三月 孫文逝世 黨中失其重心 兩派之爭遂爆發 是年八月 左派首領廖仲愷被殺 一時搜捕騷然 黨中之元老胡漢民以參預嫌疑 遂亡命於俄國 是年冬季 國民黨右派黨員 集於北京 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西山會議 決議四條 (一)國民黨當排斥共產黨 (二)廢政治委員

會 (三) 廣東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庭 及俄國軍事顧問 皆解雇 (四)
中央執行委員會 移設上海 此四條外 並宣言與共產黨絕交
乃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 在廣東開第二次國民黨大會 大體仍以左
傾方針爲主 一月十六日會議 選舉中央執行委員 爲譚平山陳公
博惲代英徐謙顧孟餘丁惟汾林祖涵李大釗于樹德甘乃光恩克巴圖等
左傾派仍占多數

民國十五年 國民黨之大勢 左傾益甚 共產派勢力 亦逐日澎漲
至三月間 鮑羅庭北上時 忽傳廣東政變 蔣介石率黨軍逮捕海
軍局長李之龍 及其他數十名左傾派黨員 又蘇俄顧問二三十名
送還俄國 一時喧傳中國共產黨敗北 蘇俄之廣東政策失敗 莫斯
科與廣東連繫斷絕 英國方面更張大其詞 極力鼓吹 惟其後察知

政變內容 乃黨內二三陰謀團體發動 以孫文主義學會為主 並非
蔣介石必欲撲滅共產黨 逐出俄國勢力 未幾即釋放海軍局長及所
捕諸人 對於俄國顧問 聲明誤解 鮑羅庭遂再返廣東 惟此政變
時 蔣介石出以獨斷行動 頗傷汪精衛之感情 汪精衛時爲廣東政
府事實上之總理 事變後 對於蔣介石深致不滿 遂憤然離去廣東
漫游於外 當時廣東政治歸汪精衛 軍事歸蔣介石 皆掌握其全
權 汪蔣兩氏 實樹立廣東政府 汪既離去廣東 政治軍事皆入蔣
介石之手 蔣介石一人 遂握廣東政府之全權 此次政變 雖止逐
出汪精衛 而共產派及蘇俄顧問 亦深受教訓 遂不汲汲爲共產黨
員 要求重要位置 亦不強行過激政策 其行動則與國民黨協力
向共同戰線 期國民革命之大成 五月十五日 開中央執行委員會

共產黨提出讓步條件 謀國民共產兩黨之融洽 此次委員會 關係頗重大 特記其梗概於下

廣東政府 公布五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 開第二次大會

其時謠言頗盛 宣傳政府即於是日實行共產制度 十四十五兩日

市內各商店皆閉門 街市行人甚稀 全市呈不穩之象至十五日午

前九時 全市警戒中 始判明政府召集大會之宗旨 並知國民共

產兩黨之紛爭 根本解決 當時出席委員四十餘名 蔣介石譚延

闓譚平山三人 被舉主席 直由譚延闓蔣介石孫科朱培德宋子文

陳公博甘乃光伍朝樞八人 提出國民黨黨務整理案 次由蔣介石提

出國民共產兩黨協定辦法案 此二案因字句修正 皆付審查會 結

果審定國民黨黨務整理案四條 國民共產兩黨協定辦法案八條 於

兩黨合併中 對共產黨加以種種限制 又組織兩黨聯席會議 以解決糾紛 此後決定兩黨提携 共同作戰 國民共產兩黨主義政略 本有許多相異相同之點 即如孫文之三民主義 其解釋亦頗伸縮自由 廣義解釋 民生主義 即與共產主義一致 民族主義 亦與列寧民族政策何無 故國民共產兩黨之提携 要視國民黨內左右兩派勢力之消長爲斷 右派得勢 必與共產黨分離 左派得勢 必與共產黨團結 惟最近現狀 實爲左派全盛時代 國民黨左傾原因 亦有二種 (一)受外影響 (二)對內戰刺 所謂受外影響者 則受蘇俄革命之經驗與援助 孫文自命與列寧同調 且自越飛鮑羅庭來東後 已許共產黨之容納 並軍官學校之建設 皆促成共產具體化 所謂對內戰刺者 則因近年資產階級 威謀自衛

或立商務總會 或設銀行公會 民國十一年後 更進一步 以全國各地商務總會爲中心 圖資產階級新政權之樹立 其着手初步即組織各地商團軍 此計畫成功 資產階級之勢力 必不可侮 廣東商團 於民國十二年間 首先組成商團軍 謀建設商團政府 已著著進行 廣東政府 探知其隱 遂乘其未成 利用學生軍破壞之 亦促成左傾之一 左傾派革命見解 本與共產黨相同 認中國國民革命 同時爲世界革命一部分 第三國際 是中國國民革命之助手 且共產黨外 無可提携 與共產黨共同作戰 實促進中國國民革命之成功 依此見解 遂與第三國際 及中國共產黨 固結不解 五月十五日 國民黨大會 對共產黨加以限制 表面上 共產黨似難活躍 然其內容 則左傾派仍以蘇俄援助 共產黨合作 爲革命

要件 兩黨聯席會議 仍以第三國際代表爲顧問 同時共產黨亦對
國民黨左傾派 深加信賴 因避誤解 陽示讓步 即廣東政府之政
權 一時委諸國民黨 而共產黨最大使命 則注全力於勞働運動
兩黨協作 廣東政府內部亦整理 革命軍實力漸充 至七月初旬
蔣介石遂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八月五日出韶關 實行北伐計畫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

(非賣品)



中華民國聖道會印送

天津河北五馬路豐厚里一號

7

161038

